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幽明錄 幽明錄

廟方四丈，不作墉壁。道廣五尺，夾樹蘭香。齋者煮以沐浴，然後親祭，所謂「浴蘭湯」。海中有金台，出水百丈，結構巧麗，窮盡神工，橫光岩渚，竦曜星漢。台內有金几，雕文備置，上有百味之食，四大力神常立守護。有一五通仙人來，欲甘膳，四神排擊，延而退。

鄴城鳳陽門五層樓，去地二□丈，長四□丈，廣二□丈，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。石季龍將衰，一頭飛入漳河，清朗見在水底；一頭今猶存。

始興縣有臯天子國。因山崎嶇，□有餘里，坑塹數重，阡陌交通。城內堂基碎瓦，柱穿猶存。東有臯天子塚。臯天子，未之聞也。

始興縣有臯天子城，城東有塚。昔有發之者，垂陷，而塚裡有角聲震於外，懼而塞之。

始興靈水，源有湯泉。每至霜雪，見其上蒸氣高數□丈，生物投之，須臾便熟。泉中常有細赤魚出遊，莫有獲者。

艾縣輔山有溫冷二泉，同出一山之足。兩泉發源，相去數尺。熱泉可煮雞豚，冰泉常若冰生。雙流數丈而合，俱會於一溪。

襄邑縣南瀨鄉，老子之舊鄉也。有老子廟，廟中有九井，能潔齋入祠者，水溫清隨人意。

始安熙平縣東南有山，山西其形長狹，水從下注塘，一日再減盈縮，因名為「朝夕塘」。

耒陽縣東北有蘆塘，淹地八頃，其深不可測。中有大魚，常至五日一躍奮出水，大可三圍，其狀異常。每躍出水，則小魚奔迸，隨水上岸，不可勝計。

宜都建平二郡之界，有五六峰，參差互出。上有倚石，如二人像，攘袂相對。俗謂二郡督郵爭界於此。

武昌陽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，狀若人立。相傳：昔有貞婦，其夫從役，遠赴國難，婦攜弱子，餓送此山，立望夫而化為立石，因以為名焉。

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□里，名黃金潭，莫測其深；上有瀨，亦名黃金瀨。古有釣於此潭，獲一金鎖，引之，遂滿一船。有金牛出，聲貌莽壯。釣人被駭，牛因奮勇躍而還潭，鎖乃將盡，釣人以刀斫得數尺。潭、瀨因此取名。

淮南牛渚津水極深，無可算計，人見一金牛，形甚瑰壯，以金為鎖絆。

廬山自南行□餘里，有雞山，山有石雞，冠距如生。道士李鎮於此下住，常寶玩之。雞一日忽摧毀，鎮告人曰：「雞忽如此，吾其終乎？」因與知故訣別，後月餘遂卒。

三峰最為竦桀，自非清霽素朝，不可望見。峰下有泉，飛流如舒一匹絹，分映青林，直注山下。雖織不動，其上翛翛，恒淒清風也。

宮亭湖邊傍山間，有石數枚，形圓若鏡，明可以鑒人，謂之石鏡。後有行人過，以火燎一枚，至不復明，其人眼乃失明。

山陰縣九侯神山上有靈壇，壇前有古井，常無水，及請告神，水即湧出，供用足，乃復漸止。

譙縣城東，因城為台，方二□丈，高八尺，一曰：古之葬也，魏武帝即築以為台，東面墻崩，金玉流出，取者多死，因復築之。

樂安縣故市經荒亂，人民餓死，枯骸填地。每至天陰將雨，輒聞吟嘯呻嘆聲聒於耳。

平都縣南坡上有塚，行人於坡取得鯉，道逢塚中人來云：「何敢取吾魚？」奪著車上而去。

廣陵有塚，相傳是漢江都王建的墓也。常有村人行過，見地有數□具磨，取一具持歸。暮即叩門求磨甚急，明旦送著故處。

廣陵露白村人，每夜輒見鬼怪，咸有異形醜惡。怯弱者莫敢過。村人怪如此，疑必有故，相率得□人，一時發掘，入地尺許，得一朽爛方相頭。訪之故老，咸云：「嘗有人冒雨送葬，至此遇劫，一時散走，方相頭陷沒泥中。」

碩縣下有眩潭，以視之眩人眼，因以為名。旁有田陂，昔有人船行過此陂，見一死蛟在陂上不得下。無何，見一人，長壯烏衣，立於岸側，語行人云：「吾昨下陂，不過而死，可為報眩潭。」行人曰：「眩潭無人，云何可報？」烏衣人云：「但至潭，便大言之。」行人如其旨，須臾，潭中有號泣聲。

東萊人性靈，作酒多醇，濁而更清，二人曰以是醇■。

楚文王少時好獵，有一人獻一鷹，文王見之，爪距神爽，殊絕常鷹。故為獵於雲夢，置網雲布，煙燒張天，毛群羽族，爭噬競搏。此鷹軒頸瞪目，無搏噬之志。王曰：「吾鷹所獲以百數，汝鷹曾無奮意，將欺余耶？」獻者曰：「若效於雉兔，臣豈敢獻？」俄而，雲際有一物凝翔，鮮白不辨其形，鷹便竦翻而升，轟若飛電。須臾，羽墮如雪，血下如雨，有大鳥墮地，度其兩翅，廣數□里，眾莫能識。時有博物君子曰：「此大鵬雛也。」文王乃厚賞之。

漢武帝常微行過人家，家有婢，國色，帝悅之，因留宿，夜與婢■。有書生亦家宿，善天文。忽見客星移掩帝座甚逼，書生大驚躍，連呼咄咄，不覺聲高。乃見一男子，操刀將欲入戶，聞書生聲急，謂為己故，遂蹙縮走，客星應時即退。帝聞其聲，異而召問之，書生具說所見，乃悟曰：「此人是婢婿，將欲肆其凶於朕。」乃召羽林，語主人曰：「朕，天子也。」於是擒奴伏誅，厚賜書生。

漢武見物如牛肝，入地不動，問東方朔，朔曰：「此積愁之氣，惟酒可以忘愁，今即以酒灌之，即消。」

漢武帝在甘泉宮，有玉女降，常與帝圍棋相娛。女風姿端正，帝密悅，乃欲逼之。女因唾帝面而去，遂病瘡經年。故《漢書》云：「避暑甘泉宮，正其時也。」

甘泉王母降。

漢武帝與群臣宴於未央，方啖黍臠，忽聞人語云：「老臣冒死自訴。」不見其形，尋覓良久，樑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，面目頹皺，鬚髮皓白，拄杖僂步，篤老之極。帝問曰：「叟姓字何？居在何處？何所病苦，而來訴朕？」翁緣柱而下，放杖稽首，默而不言。因仰頭視屋，俯指帝腳，忽然不見。帝駭愕不知何等，乃曰：「東方朔必識之。」於是召方朔以告，朔曰：「其名為『藻兼』，水木之精也。夏巢幽林，冬潛深河。陛下頃日頗興造宮室，斬伐其居，故來訴耳。仰頭看屋，而復俯指陛下腳者，足也。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也。」帝感之。既而息役。幸瓠子河，聞水底有弦歌之聲，前樑上翁及年少數人，絳衣素帶，纓佩甚鮮，皆長八九寸，有一人，長尺餘，凌波而出，衣不沾濡，或有挾樂器者。帝方食，為之輟膳，命列坐於食案前。帝問曰：「聞水底奏樂，為是君耶？」老翁對曰：「老臣前味死歸訴，幸蒙陛下天地之施，即息斧斤，得全其居，不勝歡喜，故私相慶樂耳！」帝曰：「可得奏樂否？」曰：「故竇樂來，安敢不奏？」其最長人便治弦而歌，歌曰：「天地德兮垂至仁，愍幽魄兮停斧斤。保窟宅兮庇微身，願天子兮壽萬春！」歌聲小大無異於人，清徹繞越樑棟。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。帝歡悅，舉觴並勸曰：「不德不足當雅贖。」老翁等並起拜爵，各飲數升不醉。獻帝一紫螺殼，中有物狀如牛脂。帝問曰：「朕暗，無以識此物。」曰：「東方生知之耳！」帝曰：「可更以珍異見貽。」老翁顧命，取洞穴之寶。一人受命，下沒淵底，倏忽還到，得一大珠，徑數寸，明耀絕世，帝甚愛玩。翁等忽然而隱。帝問朔：「紫螺殼中何物？」朔曰：「是蛟龍髓，以傅面，令人好顏色；又女子在孕，產之必易。」會後宮難產者，試之，殊有神效。帝以脂塗面，便悅澤。又曰：「何以此珠名洞穴珠？」朔曰：「河底有一穴，深數百丈，中有赤蚌，蚌生珠，故以名焉。」帝既深嘆此事，又服朔之奇識。

漢武帝以玄豹白鳳膏磨青錫屑，以酥油和之為燈，雖雨中燈不滅。

董仲舒嘗下帷獨詠，忽有客來，風姿音氣，殊為不凡，與論《五經》，究其微奧。仲舒素不聞有此人而疑其非常。客又曰：「欲雨。」因此戲之曰：「巢居知風，穴居知雨。卿非狐狸，即是鼯鼠！」客聞此言，色動形壞，化成老狸，蹙然而走。

文翁常欲斷大樹，斫斷處去地一丈八尺，翁先祝曰：「吾若得二千石，斧當著此處。」因擲之，中所斫一丈八尺處。後果為郡。

長安有張氏者，畫鳩處室，有鳩自入，止於對牀。張惡之，披懷祝曰：「鳩，爾來為我禍耶止承塵，為我福耶入我懷。」鳩翻飛入懷，以手探之，不知所在，而得一金帶鉤焉。遂寶之。自是之後，子孫昌盛。

漢何比乾夢有貴客，車騎滿門，覺，以語妻子。未已，門首有老姥，年可八□餘，求避雨，雨甚盛而衣不沾濡。比乾延入，禮待之，乃曰：「君先出自后稷，佐堯，至晉有陰功，今天賜君策。」如簡，長九寸，凡九百九□枚以授之，曰：「子孫能佩者富貴。」言訖出門，不復見。

漢建武元年，東萊人姓乚，家嘗作酒廬，入內政見三奇客，共持曲飯至抒其酒飲，異以飯曲代處，而三鬼相與醉於林中。

漢明帝永平五年，剡縣劉晨、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，迷不得返，經□三日，糧食乏盡，飢餒殆死。遙望山上一桃樹，大有子實，而絕岩邃澗，永無登路。攀援藤葛，乃得至上。各啖數枚，而飢止體充。復下山，持杯取水，欲盥漱，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，甚鮮新，復一杯流出，有胡麻飯糝，相謂曰：「此知去人徑不遠。」便共沒水，逆流二三里，得度山出一大溪，溪邊有二女子，姿質妙絕，見二人持杯出，便笑曰：「劉、阮二郎，捉向所失流杯來。」晨、肇既不識之，緣二女便呼其姓，如似有舊，乃相見忻喜。問：「來何晚邪？」因邀還家。其家簡瓦屋，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，皆施絳帳，帳角懸鈴，金銀交錯。牀頭各有□侍婢，敕云：「劉、阮二郎，經涉山岨，向難得瓊實，猶尚虛弊，可速作食。」食胡麻飯、山羊脯、牛肉甚甘美。食畢行酒，有一群女來，各持五三桃子，笑而言：「賀汝婿來。」酒酣作樂，劉、阮忻怖交併。至暮，令各就一帳宿，女往就之，言聲清婉，令人忘憂。□日後，欲求還去，女云：「君已來是，宿福所牽，何復欲還邪？」遂停半年。氣候草木是春時，百鳥啼鳴，更懷悲思，求歸甚苦。女曰：「罪牽君，當可如何？」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□人，集會奏樂，共送劉、阮，指示還路。既出，親舊零落，邑屋改異，無復相識。問訊得七世孫，傳聞上世入山，迷不得歸。至晉太元八年，忽復去，不知何所。

曹娥父溺死，娥見瓜浮，得屍。

漢袁安父亡，母使安以雞酒詣卜工，問葬地。道逢三書生，問安何之？具以告。書生曰：「吾知好葬地。」安以雞酒禮之，畢，告安地處云：「當葬此地，世世為貴公。」便與別，數步顧視，皆不見。安疑是神人，因葬其地，遂登司徒，子孫昌盛，曰世五公焉。

陳仲舉微時，常行宿主人黃申家。申婦夜產，仲舉不知。夜三更，有扣門者，久許聞里有人應云：「門裡有貴人，不可前，宜從後門往。」俄聞往者還，門內者問之：「見何兒？名何？當幾歲？」還者云：「是男兒，名阿奴，當□五歲。」又問曰：「後當若為死？」答曰：「為人作屋，落地死。」仲舉聞此，默志之。後□五年，為豫章太守，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，云：「助東家作屋，落地而死矣。」仲舉後果大貴。

隴西秦嘉，字士會，俊秀之士。婦曰徐淑，亦以才美流譽。桓帝時，嘉為曹掾赴洛。淑歸寧於家，晝臥，流涕覆面，嫂怪問之，云：「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，二客俱留，一客守喪，一客齋書還，日中當至。」舉家大驚。書至，事事如夢。

常山張顛為梁相。天新雨後，有鳥如山鷓，飛翔稍下墜地。民爭取，即化為一圓石。顛椎破之，得金印，文曰：「忠孝侯印。」顛表上聞，藏之秘府。顛漢靈帝時至太尉。

馮貴，前漢漢桓帝貴人也，美豔絕雙。死後卅餘年，群賊發其塚，見貴人顏色如故。賊遂競奸之，鬥爭相斃而死。

句章人至東野還，暮不至門，見路旁有小屋燈火，因投寄宿。有一小女，不欲與丈夫共處，呼鄰家止宿。女自半夜，共彈琴篴。至曉，此人謝去，問其姓字，女不答，彈弦而歌曰：「連綿葛上藤，一援復一纏；欲知我姓名，姓陳名阿登。」

漢時太山黃原，平旦開門，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，備如家養。原繼犬，隨鄰里獵，日垂夕，見一鹿，便放犬，犬行甚遲，原絕力逐終不及。行數里，至一穴，入百餘步，忽有平衢，槐柳列植，行牆回匝。原隨犬入門，列房櫺戶可有數□間，皆女子，姿容妍媚，衣裳鮮麗。或撫琴瑟，或執博棋。至北閣，有三間屋，二人侍直，若有所問。見原，相視而笑：「此青犬所致妙音婿也！」一人留，一人入閣。須臾，有四婢出，稱太真夫人，白黃郎：「有一女年已弱笄，冥數應為君婦。」既暮，引原入內。內有南向堂，堂前有池，池中有台，台四角有徑尺穴，穴中有光映帷席。妙音容色婉妙，侍婢亦美。交禮既畢，宴寢如舊。經數日，原欲暫還報家，妙音曰：「人神異道，本非久勢。」至明日，解珮分袂，臨階涕泗，後會無期，深加愛敬：「若能相思，至三月旦，可修齋潔。」四婢送出門，半日至家。情念恍惚，每至其期，常見空中有駟車彷彿若飛。

漢末大亂，潁川有人將避地他郡。有女七八歲，不能涉遠，勢不兩全。道邊有古塚穿敗，以繩繫女下之。經年餘還，於塚尋覓，欲更殯葬。忽見女尚存，父大驚，問女得活意，女云：「塚中有一物，於晨暮輒伸頭翕氣，為試效之，果覺不復飢渴。」家人於塚尋索此物，乃是大龜。

孫鍾，吳郡富春人，堅之父也。少時家貧，與母居，至孝篤信，種瓜為業。瓜熟，有三少年容服妍麗，詣鍾乞瓜。鍾引入庵中，設瓜及飯，禮敬慇懃。三人臨去，謂鍾曰：「蒙君厚惠，今示子葬地，欲得世世封侯乎？欲為數代天子乎？」鍾跪曰：「數代天子，故當所樂。」便為定墓。又曰：「我司命也，君下山，百步勿回顧。」鍾下山六□步，回看，並為白鶴飛去。鍾遂於此葬母，塚上有氣觸天。鍾後生堅，堅生權，權生亮，亮生休，休生和，和生皓，為晉所伐，降為歸命侯。

董卓信巫，軍中常有言禱祀求福。一日，從卓求布，倉卒與新布手巾。又求取筆，便捉以書手巾上。如作兩口，一口大，一口小，相累於巾上。授卓曰：「慎此也！」後卓為呂布所殺，後人乃知況呂布也。

魏武帝猜忌晉宣帝子非曹氏純臣。又嘗夢三匹馬，在一槽中共食，意尤憎之。因召文、明二帝，告以所見，並云：「防理自多，無為橫慮。」帝然之。後果害族移器，悉如夢焉。

鍾繇忽不復朝會，意性有異於常。寮友問其故，云：「常有婦人來，美麗非凡。」問者曰：「必是鬼物，可殺之。」後來，止戶外曰：「何以有相殺意？」元常曰：「無此。」慇懃呼入，意亦有不忍，乃微傷之。便出去，以新綿拭血，竟路。明日，使人尋跡，至一大塚，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，白練衫，丹繡襦，傷一脾，以襦中綿拭血。自此便絕。

魏齊王芳時，中山有王周南者，為襄邑長。忽有鼠從穴出，語曰：「周南，爾以某日死。」周南不應。至期，更冠幘皂衣而出，曰：「周南，爾以日中死。」亦不應，鼠復入穴。日適中，鼠又冠幘而出，曰：「周南，汝不應，我何道？」言絕，顛蹙而死，即失衣冠所在。就視之，與常鼠無異。

孫權時，南方遣史獻犀簪。吏過宮亭湖廬山君廟請福，神下教求簪，而盛簪器便在神前。吏叩曰：「簪獻天子，必乞哀念。」神云：「臨入石頭，當相還。」吏遂去，達石頭，有三尺鯉魚跳入船，吏破腹得之。

孫權病，巫啟云：「有鬼著絹巾，似是故將相，呵叱初不顧，徑進入宮。」其夜，權見魯肅來，衣巾悉如其言。

吳興錢乘，孫權時，曾晝臥久，不覺兩吻沫出數升。其母怖而呼之，曰：「適見一老公，食以煇筋，恨未盡而呼之。」乘本疴瘳，既爾之後，遂以力聞。官至無難監。

葛祚，吳時衡陽太守，郡境有大槎橫水，能為妖怪。百姓為立廟，行旅禱祀，槎乃沉沒；不者，槎浮，則船為之破壞。祚將去官，乃大具斤斧，將去民累。明日當至，其夜，聞江中啾啾有人聲。往視，槎移去，沿流下數里，駐灣中，自此行者無復沉覆之患。衡陽人為祚立碑曰：正德祈禳，神木為移也。

吳時，有王姥，年九歲病死，自朝至暮復甦。云：見一老嫗，挾將飛見北斗君，有狗如獅子大，深目，伏井欄中，云此天公狗

也。

吳時，陳仙以商賈為事，驅驢行。忽過一空宅，廣夏朱門，都不見人，仙牽驢入宿。至夜，聞有語聲：「小人無畏，敢見行災？」便有一徑到仙前，叱之曰：「汝敢輒入官舍！」時籠月曖昧，見其面上靨深，目無瞳子，唇齟齒露，手執黃絲。仙即奔走後村，具說事狀。父老云：「舊有惡鬼。」明日，看所見屋宅處，並高墳深土遂。

吳末，中書郎失其姓名，夜讀書。家有重門，忽聞外面門皆開，恐有急詔。戶復開，一人有八尺許，烏衣帽，持杖坐牀下，與之熟相視，吐舌至膝。於是大怖，裂書為火，至曉雞鳴，便去。門戶閉如故，其人平安。

鄧艾廟在京口，上有一草屋。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，夢見一老翁曰：「我鄧公，屋舍傾壞，君為治之。」後訪之，乃知艾廟，為立瓦屋。隆安中，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，有一蛇來繞之數四匝。女家追尋見之，以酒脯禱祠，然後得解。

有人相羊叔子父墓，有帝王之氣，叔子於是乃自掘斷墓。後相者又云：「此墓尚當出折臂三公。」祜工騎乘，有一兒五六歲，端明可喜。掘墓之後，兒即亡，羊時為襄陽都督，因盤馬落地，遂折臂。於時士林咸嘆其忠誠。

漢時，洛下有一洞穴，其深不測。有一婦人欲殺夫，謂夫曰：「未嘗見此穴。」夫自逆視之，至穴，婦遂推下，經多時至底。婦於後擲飯物，如欲祭之。此人當時顛墜恍惚，良久乃蘇，得飯食之，氣力小強。周皇覓路，仍得一穴，便匍匐從就。崎嶇反側，行數里，穴寬，亦有微明，遂得寬平廣遠之地。步行百餘里，覺所踐如塵，而聞糠米香，啖之，芬美過於充飢。即裹以為糧，緣穴行而食此物。既盡，復過如泥者，味似向塵，復齎以去。所歷幽遠，里數難詳，就明廣。食所齎盡，便入一都。郭郭修整，宮館壯麗，台榭房宇，悉以金魄為飾，雖無日月，而明逾三光。人皆長三丈，被羽衣，奏奇樂，非世間所聞。便告求哀，長人語令前去，從命前進。凡過如此者九處。最後所至，苦飢餒，長人指中庭一大柏樹，近百圍，下有一羊，令跪持羊鬚。初得一珠，長人取之，次捋亦取，後捋令啖，即得療飢。請問九處之名，求停不去。答曰：「君命不得停，還問張華，當悉此間。」人便隨穴而行，遂得出交郡。往還六七年間，即歸洛。問華，以所得二物視之。華云：「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，泥是崑山下泥。九處地，仙名九館大夫。羊為癡龍，其初一珠，食之與天地等壽，次者延年。後者充飢而已。」

嵩高山北有大穴，晉時有人誤墮穴中，見二人圍棋。下有一杯白飲，與墮者飲，氣力倍。棋者曰：「汝欲停此否？」墮者曰：「不願停。」棋者曰：「從此西行有大井，其中有蛟龍，但投身入井，自當出。若餓，取井中物食之。」墮者如言，可半年，乃出蜀中。歸洛下，問張華。華曰：「此仙館。夫所飲者玉漿，所食者龍穴石髓。」

張華將敗，有飄風吹衣軸，六七倚壁。

陳郡謝鯤，嘗在一亭中宿。此亭從來殺人，夜四更末，有一人黃衣呼：「幼輿可開戶。」鯤令申臂於窗中，於是授腕，鯤即極力而牽之，臂便說，乃還去。明日，看，乃鹿臂，尋血，遂取獲焉。

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，長丈餘，色黑而眼大，著皂單衣，平上幘，去之咫尺。德如心安氣定，徐笑語之曰：「人言鬼可憎，果然！」鬼即赧愧而退。

阮瞻素秉無鬼論，世莫能難，每自調理足以辨正幽明。忽有一鬼，通姓名作客詣阮，寒溫畢，即談名理。客甚有才情，末及鬼神事，反覆甚苦，遂屈。乃作色曰：「鬼神，古今聖賢所共傳，君何獨言無耶？僕便是鬼！」於是忽變為異形，須臾消滅。阮默然，意色大惡。後年餘病死。

永嘉中，泰山巢氏先為相縣令，居在晉陵。家婢採薪，忽有一人追之，如相問訊，遂共通情，隨婢還家，仍住不復去。巢恐為禍，夜輒出婢。聞與婢謳歌言語，大小悉聞，不使人見，見形者唯婢而已。每與婢宴飲，輒吹笛而歌，歌云：「閑夜寂已清，長笛亮且鳴。若欲知我者，姓郭字長生。」

晉永嘉之亂，郡縣無定主，強弱相暴。宜陽縣有女子，姓彭名娥，父母昆弟餘口，為長沙賊所攻。時娥負器出汲於溪，聞賊至，走還。正見塢壁已破，不勝其哀，與賊相格，賊縛娥驅出溪邊，將殺之。溪際有大山，石壁高數丈，娥仰天呼曰：「皇天寧有神不？我為何罪，而當如此！」因奔走向山，山立開，廣數丈，平路如砥。群賊亦逐娥入山，山遂隱合，泯然如初，賊皆壓死山裡，頭出山外，娥遂隱不復出。娥所捨汲器化為石，形似雞。土人因號曰石雞山，其水為娥潭。

晉元帝世，有甲者，衣冠族姓，暴病亡。見人將上天詣司命，司命更推校，算歷未盡，不應枉，召主者發遣令還。甲尤腳痛，不能行，無緣得歸。主者數人共愁，相謂曰：「甲若卒以腳痛不能歸，我等坐枉人之罪。」遂相率具白司命，司命思之良久，曰：「適新召胡人康乙者，在西門外，此人當遂死，其腳甚健，易之，彼此無損。」主者承敕出，將易之。胡形體甚醜，腳殊可惡，甲終不肯。主者曰：「君若不易，便長決留此耳？」不獲已，遂聽之。主者令二人並閉目，倏忽，二人腳已各易矣。仍即遣之，豁然復生。具為家人說，發視果是胡腳，叢毛連結，且胡臭。甲本土，愛玩手足，而忽得此，了不欲見，雖獲更活，每惆悵殆欲如死。旁人見識此胡者，死猶殯，家近在茄子浦。甲親往視胡屍，果見其腳著胡體，正當殯斂，對之泣。胡兒並有至性，每節朔，兒並悲思，馳往抱甲腳號咷。忽行路想遇，便攀援啼哭。為此每出入時，恒令人守門，以防鬚子。終身憎穢，未嘗誤視。雖三伏盛暑，必復重衣，無暫露也。

王敦召吳猛，猛至江口，入水中，命船人並進。船至大雷，見猛行水上，從東北還逆船。弟子問其故，猛云：「水神數興波浪，賊害行旅，暫過約敕。」以真珠一握為信。

王敦近吳猛，惡之於坐，欬然失去。乃附載還南，一宿行千里，同行客視船下有兩龍載船，皆不著水。

晉有乾慶者，無疾而終。時有術士吳猛，語慶之子曰：「乾侯算未窮，方為請命，未可殯殮。」屍臥靜舍，惟心下稍暖。居七日，時盛暑，慶形體向壞，猛凌晨至，教令屬候氣續為作水，令以洗，並飲漱，如此便退。日中許，慶蘇焉，旋遂張目開口。尚未發聲，闔門皆悲喜。猛又令以水含灑，遂起，吐腐血數升，稍能言語。三日，平復如常。說初見數人來，執縛桎梏到獄。同輩餘人，以次語對。次未至，俄而見吳君北面陳釋斷之，王遂敕脫械令歸。所經官府，莫不迎接。請謁吳君，而吳君皆與之抗禮，即不知悉何神也。

王丞相見郭景純，請為一卦。卦成，郭意甚惡，云有震厄，能命駕西出數里，得一柏樹，截如公長，置常寢處，災可消也。王從之，數日果震，柏木粉碎。

王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，丞相甚惡之。潛為祈禱者備炭作屋，得一窖錢，料之。百萬億。大懼，一皆藏閉。俄而長豫亡。

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，父丞相導，至所珍愛。遇疾轉篤，導憂念特至。正在北牀上坐，不食已積日。忽見一人，形狀甚壯，著鎧持刀，王問：「君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僕是蔣侯也，公兒不佳，欲為請命，故來耳。勿復憂。」王欣喜動容，即求食，食至數升，內外咸未達所以。食畢，忽復慘然謂王曰：「中書命盡，非可救者。」言終不見也。

蔡謨在廳事上坐，忽聞鄰左復魄聲，乃出庭前望。正見新死之家，有一老嫗，上著黃半袖，下著縹裙，飄然昇天。聞一喚聲，輒回顧，三喚三顧，徘徊良久。聲既絕，亦不復見。問喪家，云亡者衣服如此。

某郡張甲者，與司徒蔡謨上有親，僑住謨家。暫行數宿，過期不反。謨晝眠，夢甲云：「暫行忽暴病，患心腹脹滿，不得吐痢，某時死，主人殯殮。」謨悲涕相對。又云：「我病名乾霍亂，自可治也。但人莫知其藥，故今死耳。」謨曰：「何以治之？」甲曰：「取蜘蛛，生斷取腳而吞之，則愈。」謨覺，使人往甲行所驗之，果死。問主人，病與時日，皆與夢符。後有患乾霍亂者，謨試用，輒差。

晉建武中，剡縣馮法作賈。夕宿荻塘，見一女子，著縷服，白皙，形狀短小，求寄載。明旦，船欲發，云暫上取行資。既去，法失絹一匹，女抱二束置船中。如此上，失絹。法疑非人，乃縛兩足，女云：「君絹在前草中。」化形作大白鷺，烹食之，肉

不甚美。

晉司空郗回葬婦於離山，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，多平夷古墓。後壞一塚，構製甚偉，器物殊盛。塚發，內聞鼓角聲。時郗公自來觀墓，俄而罕然，自是多如此。

晉南頓王平新營一宅，始移，夢見一人云：「平與令王欲以一器金賂暴勝之，為暴所戮，埋金在吾上。見鎮宅甚，若君復築室，無復出入涯。」平明旦即鑿壁下入五尺，果得金。

巴丘縣有巫師舒禮，晉永昌元年病死，土地神將送詣太山。俗人謂巫師為道人，路過冥司福舍前，土地神問吏：「此是何等舍？」吏曰：「道人舍。」土地神曰：「是人亦道人。」便以相付。禮入門，見數千間瓦屋，皆懸竹簾，自然牀榻，男女異處，有誦經者，唄偈者，自然飲食者，快樂不可言。禮文書名已到太山門，而身不至。推問土地神，神云：「道見數千間瓦屋，即問吏，言是道人，即以付之。」於是遣神更錄取。禮觀未遍，見有一人，八手四眼，提金杵，逐欲撞之。便怖走還出門，神已在門迎，捉送太山。太山府君問禮：「卿在世間，皆何所為？」禮曰：「事三萬六千神，為人解除祠祀，或殺牛犢豬羊雞鴨。」府君曰：「汝佞神殺生，其罪應上熱熬。」使吏牽著熬所。見一物，牛頭人身，捉鐵叉，叉禮著投鐵牀上，宛轉身體焦爛，求死不得。經一宿二日，備極冤楚。府君問主者：「禮壽命應盡？為頓奪其命？」校祿籍，餘算八年。府君曰：「錄來。」牛首人復以鐵叉叉著熬邊。府君曰：「今遣卿歸，終畢餘算。勿復殺生淫祀。」禮忽還活，遂不復作巫師。

晉太寧元年，餘杭人姓王，失其名，往上舍，過廟乞福。既去，亡履，已行五六里，懶復更反取，一白衣人持履後至，云：「官使還君。」化為鶴，飛入田中。

晉太興二年，吳氏華隆好獵，養一快犬，名曰的尾，常將自隨，隆後至江邊伐荻，犬暫出渚次。隆為大蛇所圍，繞週身。犬還，便咋蛇，蛇死。隆僵仆無所知，犬彷彿涕泣。走還船，復反草中。其伴怪其所以，隨往，見隆悶絕委地。將歸家二日，犬為不食。隆復甦，乃始進飯。隆愈愛惜，同於親戚。後忽失之，二年尋求，見在顯山。

晉咸和初，徐精遠行，夢與妻寢，有身。明年歸，妻果產，後如其言矣。

牽騰以咸和三年為沛郡太守，出行不節，夢烏衣人告云：「何數出不輟？唯當斷馬足。」騰後出行，馬足自斷。騰行近郭外，忽然而暗。有一人，長丈餘，玄冠白衣，遙叱將車人，使避之。俄而長人至，以馬鞭擊御者，即倒。既明，從人視車空，覓騰所在，行六七步，見在榛莽中，隱几而坐，云了不自知。騰後五日被誅。

晉咸康中，豫州刺史毛寶戍郟城。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，長四五寸，置甕中養之。漸大，放江中。後郟城遭石氏敗，赴江者莫不沉溺。所養人被甲入水中，覺如墮一石上。須臾視之，乃是先放白龜。既得至岸，回顧而去。

庾崇者，建元中於江州溺死，爾日即還家。見形一如平生，多在妻樂氏室中。妻初恐懼，每呼諸從女作伴。於是作伴漸疏，時或暫來，輒恚罵云：「貪與生者接耳！反致疑惡，豈對我歸意邪？」從女在內紡績，忽見紡績之具在空中，有物撥亂，或投之於地，從女怖懼皆去。鬼即常見。有一男，才三歲，就母求食，母曰：「無錢，食那可得？」鬼乃悽愴，撫其兒頭曰：「我不幸早世，令汝窮乏，愧汝念汝，情何極也！」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，云可為兒買食。如此經年，妻轉貧苦不立。鬼云：「卿既守節，而貧苦若此，直當相迎耳！」未幾，妻得疾亡，鬼乃寂然。

石勒問佛圖澄：「劉曜可擒，兆可見不？」澄令童子齋七日，取麻油掌中研之，燎旃檀而咒。有頃，舉手向童子，掌內晃然有異。澄問：「有所見不？」曰：「唯見一軍人，長大白皙，有異望，以朱縛其肘。」澄曰：「此即曜也。」其年，果生擒曜。

石虎時，太武殿圖賢人之像，頭忽悉縮入肩中。

新城縣民陳緒家，晉永和中，旦聞扣門，自通云陳都尉。便有車馬聲，不見形，徑進，呼主人共語曰：「我應來此，當權住君家，相為致福。」令緒施設牀帳於齋中。或人詣之，齋持酒禮求願，所言皆驗。每進酒食，令人跪拜授闈裡，不得開視。復有一身，疑是狐狸之類，因跪急把取，此物卻還牀後，大怒曰：「何敢嫌試都尉？」此人心痛欲死，主人為叩頭謝，良久意解。自後眾不敢犯，而緒舉家無恙。每事益利，此外無多損益也。

晉昇平元年，剡縣陳素家富，娶婦年，無兒。夫欲娶妾，婦禱祠神明，忽然有身。鄰家小人婦亦同有，因貨鄰婦云：「我生若男，天願也；若是女，汝是男者，當交易之。」便共將許。鄰人生男，此婦後三日生女，便交取之。素忻喜，養至三，當祠祀。家有老婢，素見鬼，云：「見府君先人，來至門首便住。但見一群小人來座所，食啖此祭。」父甚疑怪，便迎見鬼人至，祠時轉令看，言語皆同。素便入問婦，婦懼，具說言此事。還男本家，喚女歸。

晉昇平末，故章縣老公有一女，居深山，餘杭廣求為婦，不許。公後病死，女上縣買棺，行半道，逢廣。女具道情事。女因曰：「窮逼，君若能往家守父屍，須吾還者，便為君妻。」廣許之。女曰：「我欄中有豬，可為殺以餽作兒。」廣至女家，但聞屋中有扞掌欣舞之聲。廣披離，見眾鬼在堂，共捧弄公屍。廣把杖大呼入門，群鬼盡走。廣守屍，取豬殺。至夜，見屍邊有老鬼，伸手乞肉。廣因捉其臂，鬼不得去，持之愈堅。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：「老奴貪食至此，甚快。」廣語老鬼：「殺公者必是汝，可速還精神，我當放汝；汝若不還者，終不置也。」老鬼曰：「我兒等殺公。」比即喚鬼子：「可還之。」公漸活，因放老鬼。女載棺至，相見驚悲，因取女為婦。

苻堅時，有射師經嵩山。望見松柏上有一雙白鳥，似鵠而大。至樹下，又見一蛇，長五丈許，上樹取鳥。未至鳥一丈，鳥便欲飛，蛇張口翕之，鳥不得去。續紛一食頃，鳥轉欲困，射師毅弩射三矢，蛇隕而鳥得颺。去樹百餘步，山邊整理毛羽。須臾，雲晦雷發，驚耳駭目，射師懼，不得旋踵。見向鳥徘徊其上，毛落紛紛，似如相援。如此數陣，雷息電滅，射師得免，鳥亦高飛。

晉司空桓豁在荊州，有司空翦五月五日鵪鶉舌，教令學語，遂無所不名，與人相問。顧參軍善彈琵琶，鵪鶉每立聽移時。又善能效人語笑聲。司空大會吏佐，令悉效四座語，無不絕似。有生鸚鵡，語難學，學之不似，因內頭於甕中以效焉，遂與鸚鵡者語聲不異。主典人於鵪鶉前盜物，參軍如廁，鵪鶉伺無人，密白主典人盜某物，將軍銜之而未發。後盜牛肉，鵪鶉復白，參軍曰：「汝云盜肉，應有驗。」鵪鶉曰：「以新荷裹著屏風後。」檢之，果獲，痛加治，而盜者患之，以熱湯灌殺。參軍為之悲傷累日，遂請殺此人，以報其怨。司空教曰：「原殺鵪鶉之痛，誠合治殺，不可以禽鳥故，極之於法。」令止五歲刑也。

桓衝鎮江陵，正會夕當烹牛。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，目中泣下。都督咒之曰：「汝若能向我跪者，當啟活也。」牛應聲而拜，眾甚異之。都督復謂曰：「汝若須活，遍拜眾人者，直往。」牛涕殞如雨，遂拜不止。值衝醉，不得啟，遂殺牛。衝醉止得啟，衝聞之嘆息，都督痛加鞭罰。

晉桓豹奴為江州時，有甘錄事者，家在臨川郡治下。兒年三，遇病死，埋著家東群塚之間。旬日，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，可百許人，徑到甘家，問：「錄事在否？故來相詣，賢子亦在此。」止聞人聲，亦不見其形也。乃出數甕酒與之，俄頃失去，兩甕皆空。始聞有鼓聲，臨川太守謂是人戲，必來詣己，既而寂爾不到。甘說之，大驚。

王輔嗣注《易》，輒笑鄭玄為儒，云「老奴甚無意。」於時夜分，忽然聞門外聞有著屐聲。須臾進，自云鄭玄，責之曰：「君年少，何以輕穿文鑿句，而妄譏謔老子邪？」極有忿色，言竟便退。輔心生畏惡，經少時，遇厲疾卒。

謝安石當桓溫之世，恆懼不全。夜忽夢乘輿行六里，見一白雞而止，不得復前，莫有解此夢者。溫死後，果代居宰相，歷六年，而得疾。安方悟云：「乘輿者，代居其位也；六里者，得六年也；見白雞住者，今太歲在酉，吾病殆將不起乎？」少日而卒。

陳相子，吳興烏程人，始見佛家經，遂學升霞之術。及在人間齋，輒聞空中殊音妙香，芬芳清越。

安開者，安城之俗巫也，善於幻術。每至祠神時，擊鼓宰三牲，積薪然火盛熾，束帶入火中，章紙燒盡，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。時王凝之為江州，伺王當行，陽為王刷頭，簪荷葉以為帽，與王著。當是亦不覺帽之有異，到坐之後，荷葉乃見，舉坐驚駭，

王不知。

晉左軍瑯琊王凝之夫人謝氏，頓亡二男，痛惜過甚，銜淚六年。後忽見二兒俱還，並著械，慰其母曰：「可自割，兒並有罪謫，宜為作福。」於是得止哀，而勤為求請。

晉世王彪之，年少未官。嘗獨坐齋中，前有竹，忽聞有歎聲，彪之惕然，怪似其母，因往看之，見母衣服如昔。彪之跪拜歎欷，母曰：「汝方有奇厄，自今已去。當日見一白狗，若能東行出千里，三年，然後可得免災。」忽不復見。彪之悲悵達旦。既明，獨見一白狗，恆隨行止。便經營行裝，將往會稽。及出千里外，所見便蕭然都盡。過三年乃歸，齋中復聞前聲，往見母如先，謂曰：「能用吾言，故來慶汝。汝自今已後，年逾八□，位班台司。」後皆如母言。

晉海西公時，有一人母終，家貧，無以葬。因移柩深山，於其側志孝結墳，晝夜不休。將暮，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。轉夜，孝子未作竟，婦人每求眠，而於火邊睡，乃是一狸抱一烏雞。孝子因打殺，擲後坑中。明日，有男子來問：「細小昨行，遇夜寄宿，今為何在？」孝子云：「止有一狸，即已殺之。」男子曰：「君枉殺吾婦，何得言狸？狸今何在？」因共至坑視，狸已成婦人，死在坑中。男子因縛孝子付官，應償死。孝子乃謂令曰：「此實妖魅，但出獵犬，則可知魅。」令因問獵事：「能別犬否？」答云：「性畏犬，亦不別也。」因放犬，便化為老狸，則射殺。視之，婦人已還成狸。

桓溫北征姚襄，在伊水上，許遜曰：「不見得襄而有大功，見襄走入太玄中。」問曰：「太玄是何等也？」答曰：「南為丹野，北為太玄，必西北走也。」果如其言。

桓大司馬鎮楮圻時，有何參軍晨出，行於田野中，溺死人髑髏上。還晝寢，夢一婦人語云：「君是佳人，何以見穢污？暮當令知之！」是時有暴虎，人無敢行夜出者，何常穴壁作溺穴。其夜，趨穴欲溺，虎怒溺，斷陰莖，即死。

桓溫內懷無君之心，時比丘尼從遠來，夏五月，尼在別室浴，溫竊窺之。見尼裸身，先以刀自破腹，出五藏，次斷兩足，及斬頭手。有頃浴竟，溫問：「向窺見尼，何得自殘毀如此？」尼云：「公作天子，亦當如是。」溫惆悵不悅。

陳郡袁真在豫州，送妓女阿薛、阿郭、阿馬三人與桓宣武。至經時，三人共出庭前觀望，見一流星，直墮盆水中。薛、郭二人更以瓢取，皆不得；阿馬最後取星，正入瓢中。使飲之，即覺有妊，遂生桓玄。

習鑿齒為荊州主簿，從桓宣武出獵，見黃物，射之，即死，是老雄狐，臂帶絳綾香囊。

桓大司馬溫時，有參軍夜坐，忽見屋樑棟間，有一伏兔，張目切齒而向之，甚可畏。兔來轉近，遂引刀而斲之，見正中兔，而實反傷其膝，流血滂沱。深怪此意，命家中悉藏刀刃，不以自近。後忽復見如前，意回惑，復索刀重斲，因傷委頓。幸刀不利，故不至死，再過而止。

顧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，還家，長康思之不已，乃畫作女形，簪著壁上。簪處正刺心，女行□里，忽心痛如刺，不能進。劉琮善彈琴，忽得困病，許遜曰：「近見蔣家女鬼相錄在山石間，專使彈琴作樂，恐欲致災也。」琮曰：「吾常夢見女子將吾宴戲，恐必不免。」遜笑曰：「蔣姑相愛重，恐不能相放耳。已為誅之，今去，當無患也。」琮漸差。

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壑取魚，自謂其池曰「鶴門。」

許遜少孤，不識祖墓，傾心所感，忽見祖語曰：「我死三□餘年，於今得正葬，是汝孝悌之至。」因舉標榜曰：「可以此下求我。」於是迎喪，葬者曰：「此墓中當出一侯及小縣長。」

桂陽君章，二□許，都未有意，不屬意學問。常晝寢，夢得一鳥卵，五色雜耀，不似人間物，夢中因取吞之。於是漸有志向。遂勤學，讀九經，以清才聞。

桓玄時，牛大疫，有一人食死牛肉，因得病亡。死時，見人執錄，將至天上，有一貴人問云：「此人何罪？」對曰：「此人坐食疫死牛肉。」貴人云：「今須牛以轉輸，既不能肉以充百姓食，何故復殺之？」催令還。既更生，具說其言。於是食牛肉者，無復有患。

吳北寺終祚道人臥齋中，鼠從坎出，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。終祚呼奴令買犬，鼠云：「亦不畏此也。但令犬入此戶，必死。」犬至，果然。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：「明日市僱□擔水來。」鼠已逆知之，云：「止！欲水澆我？我穴周流，無所不至。」竟日澆灌，了無所獲。密令奴更借三□餘人，鼠云：「吾上屋居，奈我何？」至時，處在屋上。奴名周，鼠云：「阿周盜二□萬錢叛。」後試開庫，實如所言也。奴亦叛去。終祚當為商賈，閉其戶而謂鼠曰：「汝正欲使我富耳！今有遠行，勤守吾房中，勿令有所零失也。」時桓溫在南州禁殺牛，甚急。終祚載數萬錢，竊買牛皮還東。貨之，得二□萬。還，室猶閉，一無所失，其怪亦絕。遂大富。

桓玄既肆無君之心，使御史害太傅道子於安城。玄在南州坐，忽見一平上幘人，持馬鞭，通云：「蔣侯來。」玄驚愕然，便見階下奴子御轎車，見一士大夫，自云是蔣子文：「君何以害太傅？與為伯仲。」顧視之間，便不復見。

桓玄在南郡國第居時，出詣荊州，於鵠穴逢一老公，驅一青牛，形色瑰異，桓即以所乘馬易牛。乘至零陵溪，牛忽駿駛非常。因息駕飲牛，牛徑入水不出。桓遣人覘守，經日絕跡也。

索元在歷陽疾病，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，自言為神所降，來與元相聞，許為治護。元性剛直，以為妖惑，收以付獄，戮之中於市中。女臨死曰：「卻後□日，當令索元知其罪。」如期，元果亡。

晉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賤人，簡文無子，曾遍令善相者相宮人，李太后給卑役不豫焉。相者指之：「此當生貴子，而有虎厄。」帝因幸之，生孝武帝。會稽王道子。既登尊位，服相者之見，而怪有虎厄，且生所未見，乃令人畫作虎象。因以手撫，欲打虎戲，患手腫痛，遂以疾崩。

晉太元初，苻堅遣將楊安侵襄陽，其一人於軍中亡，有同鄉人扶喪歸。明日應到家，死者夜與婦夢云：「所送者非我屍，倉樂面下者是也。汝昔為吾作結髮，猶存，可解看便知。」迄明日，送喪者果至，婦語母如此，母不然而之。婦自至南豐，細檢他家屍，髮如先，分明是其手跡。

北府索盧貞者，本中郎荀羨之吏也。以晉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，經一宿而蘇。云見羨之子粹，驚喜曰：「君算未盡，然官須得三將，故不得便爾相放。君若知有乾捷如君者，當以相代。」盧貞即舉龔穎，粹曰：「穎堪事否？」盧貞曰：「穎不復下已。」粹初令盧貞疏其名，緣書非鬼用，粹乃索筆自書之。盧貞遂得出。忽見一曾鄰居者，死亡七八年矣，為太山門主，謂盧貞曰：「索都督獨得歸邪？」因囑盧貞曰：「卿歸，為謝我婦。我未死時，埋萬五千錢於宅中大牀下。我乃本欲與女市釧，不意奄，終不得言於女妻也。」盧貞許之。及蘇，遂使人報其妻，已賣宅移居武進矣。固往語之，仍告買宅主，令掘之，果得錢如其數焉。即遣其妻與女市釧。尋而龔穎亦亡，時果共奇其事。

瑯邪人，姓王，忘名，居錢塘。妻朱氏，以太元九年病亡，有二孤兒。王復以其年四月暴死，三日，而心下猶暖，經七日方蘇。說：初死時，有二□餘人，皆烏衣，見錄。剝去到朱門白壁，狀如宮殿。吏朱衣紫帶，玄冠介幘。或所被著，悉珠玉相連結，非世中儀服。復前，見一人長大，所著衣狀如雲氣。王向叩頭，自說：「婦已亡，餘孤兒，尚小，無奈何。」便流涕。此人為之動容，云：「汝命自應來，以汝孤兒，特與三年之期。」王又曰：「三年不足活兒。」左右有一人語云：「俗屍何癡？此間三年，世中是三□年。」因便送出。又三□年，王果卒。

晉太元□年，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，少孤貧不立，哭泣無時。忽見一鬼書磚著前云：「父死歸玄冥，為何久哭泣？即後三年中，君家可得立。僕當寄君家，不使有損失。勿畏我為凶，要為君作吉。」後鬼恆在家，家須用者，鬼與之。二三年，用小差，為鬼作食，共談笑語議。阮問姓，答云：「姓李名留之，是君姊夫耳。」阮問：「君那得來？」鬼云：「僕受罪已畢，今暫生鬼道，

權寄君家，後四五年當去。」曰：「復何處去？」答云：「當生世間。」至期，果別而去。

晉太元中，瓦官寺佛圖前淳於矜，年少潔白。送客至石頭城南，逢一女子，美容姿。矜悅之，因訪問。二情既和，將入城北角，共盡歡好，便各分別。期更克集，便欲結為伉儷。女曰：「得婿如君，死何恨？我兄弟多，父母併在，當問我父母。」矜便令女婢問其父母，父母亦懸許之。女因敕婢取銀百斤，絹百匹，助矜成婚。經久，養兩兒。當作秘書監，明日，驍卒來召，車馬導從，前後部鼓吹。經少日，有獵者過，覓矜，將數狗，徑突入，咋婦及兒，並成狸。絹帛金銀，並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。

晉太元中，高衡為魏郡太守，戍石頭。其孫雅之在廡中，云有神來降，自稱白頭公，拄杖，光耀照屋。與雅之輕舉霄行，暮至京口，晨已來還。後雅之父子為桓玄所滅。

大元中，臨海有李巫，不知所由來。能卜相作，水符治病多愈，亦禮佛讀經。語人云：「明年天下當大疫，此境尤劇。又，二紀之後，此邦之西北大郡，僵屍橫路。」時汝南周叔道罷臨海令，權停家。巫云：「周令今去宜南行，必當暴死。」便指北山曰：「後二日，此應有異事彰也。後日餘，大石夜頽落百丈，砰磕若雷。庾楷為臨海太守，過詣周，設饌作伎。至夜，庾還航中，天曉。庾自披屏風，呼：「叔道，何癡不起？」左右撫看，氣絕久矣。到明年，縣內病死者數千人。

泰元中，有一師從遠來，莫知所出，云：「人命應終，有生樂代死者，則死者可生。若逼人求代，亦復不過少時。」人聞此，咸怪其虛誕。王子猷。子敬兄弟特相和睦。子敬疾，屬續，子猷謂之曰：「吾才不如弟，位亦通塞，請以餘年代弟。」師曰：「夫生代死者，以己年限有餘，得以足亡者耳。今賢弟命既應終，君侯算亦當盡，復何所代？」子猷先有背疾，子敬疾篤，恆禁來往。聞亡，便撫心悲惋，都不得一聲，背即潰裂。推師之言，信而有實。

王允、祖安國、張顯等，以太元中乘船。見仙人賜糖飴三餅，大如比輪錢，厚二分。

大元中，北地人陳良，與沛國劉舒友善。又與同鄉李焉，共為商賈，曾獲厚利，共致酒相慶，焉遂害良。以韋裹之，棄之荒草。經許日，良復生歸家。說：死時，見一人著赤幘引良去，造一城門，門下有一牀，見一老人執朱筆點校。赤幘人言曰：「向下土有一人，姓陳名良，遊魂而已，未有統攝，是以將來。」校籍者曰：「可令便去。」良既出，忽見友人劉舒，謂曰：「不圖於此相見。卿今幸蒙尊神所遣，然我家廁屋後桑樹中有一狸，常作妖怪，我家數數橫受苦惱。卿歸，豈能為我說邪？」良然之。既蘇，乃詣官疏李焉而伏罪。仍特報舒家，家人涕泣，云悉如言。因伐樹得狸，殺之，其怪遂絕。

晉太元末，長星見，孝武甚惡之。是日，華林園中飲，帝因舉杯屬星曰：「長星，勸爾一杯酒！自古亦何時有萬歲天子？」取杯酬之。帝亦尋崩也。

南康宮亭廟，殊有神驗。晉孝武世，有一沙門至廟，神像見之，淚出交流，因標姓字，則是昔友也。自說：「我罪深，能見濟脫不？」沙門即為齋戒誦經，語曰：「我欲見卿真形。」神云：「真形甚醜，不可出也。」沙門苦請，遂化為蛇，身長數丈，垂頭樑上，一心聽經，目中血出。至七日七夜，蛇死，廟亦歇絕。

晉孝武帝於殿中北窗下清暑，忽見一人，著白夾黃練單衣，舉身沾濡，自稱華林園中池水神，名曰淋澤君也。若善見待，當相福祐。時帝飲已醉，取常所佩刀擲之。刀空過無礙，神忿曰：「不以佳士垂接，當令知所以居。」少時，而帝暴崩。皆呼此靈為禍也。

義熙三年，山陰徐琦每出門，見一女子，貌極豔麗，琦便解臂上銀鈴贈之。女曰：「感君來贖。」以青銅鏡與琦，便爾結為伉儷。

晉義熙五年，彭城劉澄常見鬼。及為左衛司馬，與將軍巢營廢宇相接。澄夜相就坐語，見一小兒，赭衣，手把赤幘，團團似芙蓉花。數日，巢大遭火。

義熙七年，東陽費道思新娶得婦，相愛。婦梳頭，道思戲拔銀釵著戶閣頭。

晉義熙中，范寅為南康郡時，贛縣吏說：先入山採薪，得二龜，皆如二尺盤大。薪未足，遇有兩樹駢生，吏以龜側置樹間，復行採伐。去龜處稍遠，天雨，懶復取。後經二年，復入山，見先龜，一者甲已枯；一者尚生，極長，樹木所夾處，可厚四寸許，兩頭厚尺餘，如馬鞍狀。

義熙中，江乘蠡湖忽有一板，廣數尺，長二丈餘，恆停在此川溪，採菱及捕魚者資以自濟。後有數人共乘板入湖，試以刀斫，即有血出，板仍沒，數人溺死。

河東賈弼之，小名駑兒，具諳究世譜。義熙中，為瑯邪府參軍。夜夢有一人，面黻皤，甚多鬚，大鼻(目閑)目，請之曰：「愛君之貌，欲易頭，可乎？」弼曰：「人各有頭面，豈容此理？」明晝又夢，意甚惡之。乃於夢中許易。明朝起，自不覺，而人悉驚走藏。云：「那漢何處來？」瑯邪王大驚，遣傳教呼視，弼到瑯邪，遙見起還內。弼取鏡自看，方知怪異。因還家，家人悉驚入內，婦女走藏，云：「那得異男子？」弼坐自陳說良久，並遣人至府檢問，方信。後能半面啼，半面笑，兩足、手、口、各捉一筆，俱書，辭意皆美。此為異也，餘並如先。俄而安帝崩，恭帝立。

晉義熙中，羌主姚略壞洛陽陰溝取磚，得一雙雄鵝，並金色，交頸長鳴，聲聞九臯，養之此溝。

隆安初，陳郡殷氏為臨湘令。縣中一鬼，長三丈餘，跂上屋，猶垂腳至地。殷人便來，命之。每搖屏風，動窗戶，病轉甚。其弟觀亦見，恆拔刀在側，與言爭。鬼語云：「勿為罵我，當打汝口破！」鬼忽隱形，打口流血。後遂喎偏，成殘廢人。

安帝隆安初，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內，忽有一物如蜥蜴。每來輒先扣戶，則便有數枚，便滅燈火，兒女大小，莫不驚懼。以白卻，不信，須臾即來。至龍安二年，郗恢與殷仲堪謀議不同，下奔京師，道路遇害，並及諸子。

晉安帝隆安初，曲阿民謝盛乘船，入湖採菱。見一蛟來向船，船迴避，蛟又從其後。盛便以叉殺之，懼而還家，經年無患。至元興中，普天亢旱，盛與同旅數人，步至湖中，見先叉在地，拾取之，云：「是我叉。」人問其故，具以實對。行數步，乃得心痛，還家一宿便死。

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，為毛璩參軍。至涪陵郡，暮宿在亭屋中。忽有一鬼，體上皆毛，於窗櫺中執仲宗臂牽仲宗。大呼，左右來救之，鬼乃去。

晉隆安年中，顏從嘗起新屋，夜夢人語云：「君何壞我塚？」明日，牀前掘除之，遂見一棺材。從便為設祭，云：「今當移好處，別作小塚。」明朝，一人詣門求通，姓朱名護。列坐，乃言云：「我居四百年，昨厚贖，相感何已！今是吉日，便可出棺矣。僕巾箱中有金鏡以相助。」遂以棺頭舉巾箱，出金鏡三雙贈從。

晉安帝元興中，一人年出二，未婚對，然目不乾色，曾無穢行。嘗行田，見一女甚麗，謂少年曰：「聞君自以柳李之儔，亦復有桑中之歡邪？」女便歌，少年微有動色。後復重見之，少年問姓，云：「姓蘇，名瓊，家在途中。」遂要還，盡歡。從弟便突人以杖打女，即化成雌白鵝。

晉元熙中，桂陽郡有一老翁，常以釣為業。後清晨出釣，遇大魚食餌，掣綸甚急，船人奄然俱沒。家人尋喪於釣所，見老翁及魚併死，為釣綸所纏。魚腹下有丹字，文曰：「我聞曹潭樂，故從蒼潭來。磔死弊老翁，持釣數見欺。好食赤鯉鱸，今日得汝為。」

孫恩作逆時，吳興紛亂，一男子避急，突入蔣侯廟。始入門，木像彎弓射之，即死。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。

諸葛長民富貴後，嘗一月或數日輒於夜眠中驚起，跳踉如與人相打狀。毛修之嘗與同宿，駭愕不達此意，視之良久。長民告毛：「此物奇健，非我無以制之。」毛曰：「是何物？」長民曰：「我正見一物甚黑，而手腳不分明。少日中多夕來，輒共鬥，深自驚懼焉。」屋中柱及椽角間，悉見有蛇頭。令人以刀懸斫，應刀隱滅，去輒復出。悉以紙裹柱桷，紙內蔌蔌如有行聲。

司馬休之遣文武千餘人迎家，達南都，值風泊船。上岸伐薪，見聚肉有數百斤，乃割取之。還以鑊煮之，湯始欲熟，皆變成數

千蝦蟆也。

姚泓叔父大將軍紹總司戎政，召胡僧問以休咎。僧乃以面為大胡餅形，徑一丈，僧坐在上。先食正西，次食正北，次食正南，所餘卷而吞之。訖便起去，了無所言。是歲五月，楊盛大破姚軍於清水。九月，晉師北討，掃定穎洛，遂席捲豐鎬，生禽泓焉。

安定人姓韋，北伐姚泓之時，歸國至都，住親知家。時■■擾亂，齊有客來問之，韋云：「今雖免慮，而體氣憊然，未有氣力。思作一羹，尤莫能得，至凄苦。」夜中眠熟，忽有扣牀而來告者云：「官與君錢。」便驚，出戶，見一千錢在外。又見一烏紗冠幘子執板背戶而立，呼主人共視，比來已不復見，而取錢用之。

晉末黃祖，奉親至孝。母病篤，庭中稽顙。俄頃，天漢開明，有一老公，將小兒，持箱自通。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，眾患頓消。因停宿。夜中廳事上有五色氣際天，琴歌清好。祖往視之，坐斗帳裡，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，形如鵝子，明彩炫耀。翁曰：「汝入三月，可泛河而來。」依期行，見門題曰「善福門」，內有水曰「涵源池」，有芙蕖如車輪。

晉臨川太守謝摛，夜中聞鼓吹聲。兄藻曰：「夜者陰間，不及存，將在身後。」及死，贈長水校尉，加鼓吹。

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，嘗買一長鳴雞，愛養甚至，恆籠著窗間。雞遂作人語，與處宗談論，極有言致，終日不輟。處宗因此言功大進。

晉王文度鎮廣陵，忽見二騶，持鵠頭板來召之。王大驚問騶：「我作何官？」騶云：「召作平北將軍、徐兗二州刺史。」王曰：「我已作此官，何故復召邪？」鬼云：「此人間耳，今所作是天上官也。」王大懼之。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。王尋病歿。

晉廬陵太守廬企，字子及。上祖坐事繫獄，而非其罪。見螻蛄行其左右，相謂曰：「使爾有神，能活我死，不當善乎？」因投飯與螻蛄，食盡去。有頃復來，形體稍大，意異之。復與食，數日間其大如豚。及當行刑，螻蛄掘壁根，為大孔，破，得從此孔出。後遇赦得活。

晉秘書監太原溫敬林亡一年，婦柏氏，忽見林還，共寢處，不肯見子弟。兄子來見林，林小開窗出面見之。後酒醉形露，是鄰家老黃狗，乃打殺之。

王仲文為河南主簿，居緱氏縣。夜歸，道經大澤中。顧車後有一白狗，甚可愛，便欲呼取。忽變為人形，長五六尺，狀似方相，或前或卻，如欲上車。仲文大怖，走至捨，捉火來視，便失所在。月餘日，仲文將奴共在路，忽復見，與奴並頓伏，俱死。

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，多就求福，遂起廟，名天神廟。慶孫有烏牛，神於空中言：「我是天神，樂卿此牛。若不與我，來月二日當殺爾兒。」慶孫曰：「人生有命，命不由汝。」至日，兒果死。復言：「汝不與我，至五月殺汝婦。」又不與。至時婦果死。又來言：「汝不與我，秋當殺汝。」又不與。至秋遂不死。鬼乃來謝曰：「君為人心正，方受大福。願莫道此事，天地聞之，我罪不細。實見小鬼，得作司命度事幹，見君婦兒終期，為此欺君索食耳，願深恕亮。君祿籍年八十三，家方如意，鬼神祐助，吾亦當奴僕相事。」遂聞稽顙聲。

畢修之外祖母郭氏，嘗夜獨寢，喚婢，應而不至，郭屢喚猶爾。後聞塌牀聲甚重，郭厲聲呵婢，又應諸諾不至。俄見屏風上有一面，如方相。兩目如升，光明一屋，手掌如簸箕，指長數寸，又挺動其耳目。郭氏道精進，一心至念，此物乃去。久之，婢輩悉來，云：「向欲應，如有物鎮壓之者。體輕便來。」

桓邈為汝南郡人，齋四烏鴨作禮。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，覺，忽見鴨將殺，遂救之，買肉以代，還夢，四人來謝而去。

桓恭為桓安民參軍，在丹徒所住廨。牀前一小陷穴，詳視是古墓，棺已朽壞。桓食，常先以鮭飯投穴中，如此經年。後眠始覺，見一人在牀前，云：「我終沒以來，七百餘年，後絕嗣滅，烝嘗莫繼。君恆食見播及，感德無已。依君籍，當應為寧州刺史。」後果如言。

庾宏為竟陵王府佐，家在江陵。宏令奴無患者載米餉家，未達三里，遭劫被殺，屍流泊查口村。時岸旁有文欣者，母病，醫云：「須得鴈體膈，服之即差。」欣重賞募索。有鄰婦楊氏，見無患屍，因斷頭與欣。欣燒之，欲去皮肉，經三日夜不焦，眼角張轉。欣雖異之，猶惜不棄。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，即覺骨停喉中，經七日而卒。尋而楊氏得疾，通身洪腫，形如牛馬，見無患頭來罵云：「善惡之報，其能免乎？」楊氏以語兒，言終而卒。

陽羨縣小吏吳龔，有主人在溪南。嘗以一日乘掘頭舟過水，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。取內牀頭，至夜化成一女子，自稱是河伯女。

河南人趙良，與其鄉人諸生至長安。及新安界，遭霖雨，糧乏，相謂曰：「爾當正飢，那得美食邪？」在後堂應時羹飯備具，兩人驚愕，不敢食。有人聲曰：「但食無嫌也。」明日早，兩人復曰：「那復得美食？」即復在前。遂至長安，無他禍福。

成彪兄喪，哀悼結氣，晝夜哭泣。兄提二升酒一盤梨就之，引酌相歡。彪問略答，彪悲咽問：「兄今在天上，福多苦多？」久弗應，肅然無言。瀉餘酒著甌中，挈罍而去。後釣於湖，經所共飲處，釋綸悲感。有大魚跳入船中，俯視諸小魚。彪仰天號慟，俯而見之，悉放諸小魚，大者便自出船去。

東平呂球，豐財美貌。乘船至曲阿湖，值風不得行，泊菰際。見一少女，乘船採菱，舉體皆衣荷葉。因問：「姑非鬼邪？衣服何至如此？」女則有懼色，答云：「子不聞『荷衣兮蕙帶，倏而來兮忽而逝』乎？」然有懼容，回舟理棹，逡巡而去。球遙射之，即獲一獺，向者之船，皆是蘋繁蘆藻之葉。見老母立岸側，如有所候，望見船過，因問云：「君向來不見湖中採菱女子邪？」球云：「近在右。」尋射，復獲老獺。居湖次者咸云：「湖中常有採菱女，容色過人，有時至人家，結好者甚眾。」

河東常醜奴寓居章安縣，以採蒲為業。將一小兒，湖邊拔蒲，暮，恆宿空田舍中。時日向暝，見一女子，容姿殊美，乘一小船，載尊徑前，投醜奴舍寄住。醜奴嘲之，滅火共臥，覺有腥氣，又指甚短，惕然疑是魅。女已知人意，便求出戶，變而為獺。

人有山行墜澗者，無出路，飢餓欲死。見龜蛇甚多，朝暮引頸向四方。人因學之，遂不飢。體殊輕便，能登巖岸。經數年後，竦身舉臂，遂超出澗上，即得還家。顏色悅澤，頗更聰慧。淚食穀，啖滋味，百日復其本質。

建德民虞敬上廁，輒有一人授手內草與之，不睹其形，如此非一過。後至廁，久無送者，但聞戶外門聲。窺之，正見死奴與死婢爭先進草。奴適在前，婢便因後過，由此輒兩相擊。食頃，敬欲出，婢奴陣勢方未已，乃厲聲叱之，奄如火滅。自是遂絕。

廣陵韓咎字興彥，陳敏反時，與敏弟恢戰於尋陽。還營下馬，覺鞭重，見有綠錦囊，中有短卷書著鞭鞘，皆不知所從來。開視之，故谷紙佛神咒經，乃世之常聞也。

武宣程羈，偏生，未被舉。家常使種蔥，後連理樹生於園圃。

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，餘年無子，而婦卒。哭慟，云：「竟無遺體遂傷，此酷何深！」婦忽起坐曰：「感君痛悼，我不即朽。君可瞑後見就，依平生時陰陽，當為君生一男。」語畢，還臥。馥之如言，不取燈燭，暗而就之交接。後歎曰：「亡人亦無生理。可別作屋見置，瞻視滿月，然後殯。」爾來覺婦身微暖，如未亡。既及月，果生一男，男名靈產。

王伯陽亡，其子營墓，得三漆棺，移置南岡。夜夢魯肅云：「當殺汝父！」尋復夢見伯陽云：「魯肅與弟爭墓。」後於坐褥上見數升血，疑魯肅殺之故也。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。

海陵民黃尋，先居家單貧。嘗因大風雨，散錢飛至其家，來觸籬援，誤落在餘處，皆拾而得之。尋後巨富，錢至數千萬，遂擅名於江表。

餘杭人沈縱，家素貧，與父同入山。還，未至家，見一人左右導從四百許，前車輜重，馬鞭夾道，鹵簿如二千石。遙見縱父子，便喚住，就縱手中然火。縱因問：「是何貴人？」答曰：「是斗山王，在餘杭南。」縱知是神，叩頭云：「願見祐助！」後入山得一玉枕。從此所向如意，田蠶並收，家遂富。

項縣民姚牛，年□餘歲。父為鄉人所殺，牛常賣衣物市刀戟，圖欲報仇。後在縣署前相遇，手刃之於眾中。吏捕得，官長深矜孝節，為推遷其事，會赦得免。又為州郡論救，遂得無他。令後出獵，逐鹿入草中，有古深阱數處，馬將趨之。忽見一公，舉杖擊馬，馬驚避，不得及鹿。令怒，引弓將射之。公曰：「此中有阱，恐君墮耳！」令曰：「汝為何人？」翁跪曰：「民姚牛父也，感君活牛，故來謝恩。」因滅不見。令身感冥事，在官數年，多惠於民。

吳縣費升為九里亭吏，向暮，見一女從郭中來，素衣，哭，入埭，向一新塚哭。日暮，不得入門，便寄亭宿。升作酒食，至夜，升彈琵琶令歌，女云：「有喪儀，勿笑人也。」歌音甚媚，云：「精氣感冥味，所降若有緣。嗟我遭良契，寄忻霄夢間。」中曲云：「成公從儀起，蘭香降張碩。苟雲冥分結，纏綿在今夕。」下曲云：「佇我風雲會，正矣今夕遊。神交雖未久，中心已綢繆。」寢處向明，升去，顧謂曰：「且至御亭。」女便驚怖。獵人至，郡狗入屋，於牀咬死，成大狸。

代郡界，有一亭，常有怪，不可詣止。有諸生壯勇，行歌止宿，亭吏止之。諸生曰：「我自能消此。」乃住宿食。至夜，鬼吹五孔笛，有一手，都不能得攝笛。諸生不耐，忽便笑謂：「汝止有一手，那得遍笛？我為汝吹來。」鬼云：「卿為我少指邪？」乃引手，即有數□指出。諸生知其可擊，拔劍斲之，得一老雄雞，從者並雞雛耳。

一士人姓王，坐齋中。有一人通刺詣之，題刺云舒甄仲。既去，疑非人，尋刺，曰：是予捨西土瓦中人。令掘之，果於瓦器中得一銅人，長尺餘。

襄陽城南有秦民，為性至孝，親沒，泣血三年。人有為其詠《蓼莪》詩者，民間其義，涕泗不自勝。

尋陽參軍夢一婦人，前跪自稱：「先葬近水淹沒，誠能見救，雖不能富貴，可令君薄免禍。」參軍答曰：「何以為志？」婦人曰：「君見渚邊上有魚釵，即我也。」參軍明且見，果見一毀墳，其上有釵，移置高燥處。卻□餘日，參軍行至東橋，牛奔直趨水，垂墮，忽轉，正得無恙也。

清河崔茂伯女，結婚裴氏，克期未至，女暴亡。提一金罍，受二升許，徑到裴牀前立，以罍贈裴。

宏農徐儉家，有一遠來客寄宿。有馬一匹，中夜驚跳。客不安，騎馬而去。一物長丈餘，來逐馬後，客射之，聞如中木聲。明日尋昨路，見箭著一確柵。

劉松在家，忽見一鬼，拔劍斲之。鬼走，松起逐。見鬼在高山巖石上臥，乃往逼突。群鬼爭走，遺置藥杵臼及所餘藥，因將還家。松為人合藥時，臨熟取一撮經此臼者，無不效驗。

曲阿有一人，忘姓名，從京還，逼暮不得至家。遇兩，宿廣屋中。兩止月朗，遙見一女子，來至屋簷下。便有悲歎之音，乃解腰中絛繩，懸屋角自絞。又覺屋簷上如有人牽繩絞。此人密以刀斲絛繩，又斲屋上，見一鬼西走。向曙，女氣方蘇，能語：「家在前。」持此人將歸，向女父母說其事。或是天運使然，因以女嫁與為妻。

爰琮為新安太守，郡南界有刻石，爰至其下宴。忽有人得剪刀於石下者，眾咸異之。綜問主簿，主簿對曰：「昔吳長沙桓王嘗飲餞孫洲，父老云：『此洲狹而長，君嘗為長沙乎？』」果應。夫三刀為州，得交刀，君亦當交州。」後果交州。

有一僮小兒，放牛野中，伴輩數人。見一鬼，依諸叢草間，處處設網，欲以捕人。設網後未竟，僮小兒竊取前網，仍以罨之，即縛得鬼。

瑯邪諸葛氏兄弟二人，寓居晉陵，家甚貧耗，常假乞自給。穀在圖中，計日月未應盡，而早以空罄。始者故謂是家中相竊盜，故復封檢題識，而耗如初。後有宿客遠來，際夕，至巷口，見數人擔穀從門出，客借問：「諸葛在不？」答云：「悉在。」客進，語訖，因問：「卿何得大糶擔？」主人云：「告乞少穀欲充口，云何復得糶之？」客云：「我向來逢見數人，擔穀從門出。若不糶者，為是何事？」主人兄弟相視，竊自疑怪。試入看，封題儼然如故。試開圖量視，即無□許斛，知前後所失，非人為之也。

河南陽起，字聖卿，少時病瘡，逃於社中，得《素書》一卷，譴劾百鬼法，所効輒效。為日南太守。母至廁上，見鬼，頭長數尺，以告聖卿。聖卿曰：「此肅霜之神。劾之出來，變形如奴。送書京師，朝發暮反，作使當千人之力。有與忿恚者，聖卿遣神夜往，趨其牀頭，持兩手，張目正赤，吐舌柱地，其人怖幾死。」

劉斌在吳郡時，婁縣有一女，忽夜乘風雨，恍惚至郡城內。自覺去家止一炊頃，衣不沾濡。曉在門上，求通言：「我天使也，府君宜起迎我，當大富貴。不爾，必有凶禍。」劉問所來，亦不知。自後二□許日，劉果誅。

護軍瑯邪王華，有一牛，甚快，常乘之，齒已長。華後夢牛語之曰：「衰老不復堪苦載，載二人尚可，過此必死。」華謂偶爾夢。與三人同載還府，此牛果死。

吳興戴眇家僮客姓王，有少婦，美色，而眇中弟恆往就之。客私懷忿怒，具以白眇：「中郎作此，甚為無禮，願遵教語。」眇以問弟，弟大罵曰：「何緣有此？必是妖鬼。敕令撲殺。」客初猶不敢約厲分明，後來閉戶欲縛，便變成大狸，從窗中出。

巴東有道士，忘其姓名。事道精進，入屋燒香。忽有風雨至，家人見一白鷺從屋中飛出。雨住，遂失道士所在。

會稽謝祖之婦，初育一男，又生一蛇，長二尺許，便徑出門去。後數□年，婦以老終。祖忽聞西北有風雨之聲，頃之，見蛇，長□數丈，腹可□餘圍，入戶造靈座。因至柩所，繞數匝，以頭打柩，目血淚俱出，良久而去。

會稽郡吏鄧縣薛重，得假還家。夜，戶閉，聞妻牀上有丈夫鼾聲。喚妻，妻從牀上出，未及開戶，重持刀便逆問妻曰：「醉人是誰？」妻大驚愕，因苦自申明，實無人意。重家唯一戶，搜索，了無所見，見一大蛇，隱在牀腳，酒臭，重便斬蛇寸斷，擲於後溝。經數日，而婦死。又數日，而重卒。經三日復生，說始死時，有神人將重到一官府，見官寮，問：「何以殺人？」重曰：「實不曾行兇。」曰：「寸斷擲在後溝，此是何物？」重曰：「此是蛇，非人。」府君愕然而悟曰：「我常用為神，而敢淫人婦，又妄訟人。敕左右召來！」吏卒乃領一人來，著平巾幘，具詰其淫妻之過，將付獄。重乃令人送還。

曲阿虞晚所居宅內，有一皂莢，大□餘圍，高□餘丈，枝條扶疏，陰覆數家，諸鳥依其上。晚令奴斲上枝，因墜殆死。空中有罵者曰：「虞晚，汝何意伐我家居？」便以瓦石擲之，大小並委頓。如此二年，漸消滅。

虞晚家有皂莢樹，有神。隔路有大榆樹，古傳曰：是雌雄。晚被斲，此樹枯死。

太原王仲德，年少時遭亂，避胡賊，絕粒三日，草中臥。忽有人扶其頭，呼云：「可起啖棗。」王便寤。瞥見天小兒，長四尺，即隱。乃有一囊乾棗在前，啖之，小有氣力，便起。

安定人周敬，種瓜時亢旱，鬼為澆水澆瓜，瓜大滋繁。問姓名，不答。還白父：「嘗有惠於人否？」父曰：「西郭樊營，先作郡吏，償官數百斛米，我時以百斛助之。其人已死。」

有人家甚富，止有一男，寵恣過常。遊市，見一女子美麗，賣胡粉，愛之，無由自達。乃托買粉，日往市，得粉便去，初無所言。積漸久，女深疑之。明日復來，問曰：「君買此粉，將欲何施？」答曰：「意相愛樂，不敢自達。然恆欲相見，故假此以觀姿耳！」女悵然有感，遂相許以私，克以明夕。其夜，安寢堂屋，以俟女來。薄暮，果到，男不勝其悅，把臂曰：「宿願始伸於此！」歡踴遂死。女惶懼，不知所以。因遁去，明還粉店。至食時，父母怪男不起，往視，已死矣。當就殯斂。發篋筥中，見百餘裹胡粉，大小一積。其母曰：「殺吾兒者，必此粉也。」入市遍買胡粉，次此女，比之，手跡如先，遂執問女曰：「何殺我兒？」女聞嗚咽，具以實陳。父母不信，遂以訴官。女曰：「妾豈復吝死？乞一臨屍盡哀！」縣令許焉。徑往，撫之慟哭，曰：「不幸致此，若死魂而靈，復何恨哉？」男豁然更生，具說情狀，遂為夫婦，子孫繁茂。

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，案上有六封文書。拜跪曰：「府君當為北斗君，明年七月。」復有一案，四封文書，云：「陳康為主簿。」覺後，康至，曰：「今來當謁。」攸聞益懼，問康曰：「我作道師，死不過作社公。今日得北斗，主簿餘為忝矣！」明年七月，二人同日而死。

廣平太守馮孝將男馬子，夢一女人，年□八九歲，言：「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，不幸早亡。亡來四年，為鬼所枉殺。按生

某，乃壽至八口餘。今聽我更生，還為君妻，能見聘否？」馬子掘開棺視之，其女已活，遂為夫婦。

京口有徐郎者，家甚褻褻，常於江邊拾流柴。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，徑回入浦，對徐而泊，遣使往，云：「天女今當為徐郎妻。」徐入屋角，隱藏不出。母兄妹勸勵強出。未至舫，先令於別室為徐郎浴。水芬香，非世常有，贈以繒絳之衣。徐唯恐懼，累膝牀端，夜無酬，接之禮。女然後發遣，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。家大小怨情煎罵，遂懷歎卒。

侯官縣常有閣下神，歲終，諸吏殺牛祀之。沛郡武曾作令斷之，經一年，曾遷作建威參軍。神夜來問曾：「何以不還食？」聲色極惡，甚相譴責。諸吏便於道中買牛，共謝之，此神乃去。

甄冲，字叔讓，中山人，為雲社令，來至惠懷縣。忽有一人來通云：「社郎須與便至。」年少，容貌美淨。既坐，寒溫云：「大人見使，貪慕高援，欲以妹與君婚，故來宣此意。」甄愕然曰：「僕長大，且已有家，何緣此理？」社郎復云：「僕妹年少，且令色少雙，必欲得佳對，云何見拒？」甄曰：「僕老翁，見有婦，豈容違越？」相與反覆數過，甄殊無動意。社郎有恚色，云：「大人當自來，恐不得違爾。」既去，便見兩岸上有人，著幘，捉馬鞭，列相隨，行從甚多。社公尋至，鹵簿導從如方伯，乘馬輿，青幢赤絡，覆車數乘。女郎乘四望車，錦步障數張，婢八人，來車前。衣服文采，所未嘗見。便於甄旁岸邊上張幔屋，舒薦席。社公下，隱膝几，坐白旃坐褥。玉唾壺，以玳瑁為手巾籠，捉白塵尾。女郎卻在東岸，黃門白拂夾車立，婢子在前。社公引佐吏，令前坐，當六口人。命作樂，器悉如琉璃。社公謂甄曰：「僕有陋女，情所鍾愛。以君體德令茂，貪結親援，因遣小兒已具宣此旨。」甄曰：「僕既老悴，已有家室，兒子且大，雖貪貴聘，不敢聞命。」社公復云：「僕女年始二口，姿色淑令，四德克備。今在岸上，勿復為煩，但當成禮耳！」甄拒之轉苦，謂是邪魅，便拔刀橫膝上，以死拒之，不復與語。社公大怒，便令呼三斑兩虎來，張口正赤，號呼裂地，徑跳上，如此者數口次。相守至天明，無如之何，便去。留一牽車。將從數口人，欲以迎甄，甄便移惠懷上縣中住。所迎車及人至門，中有一人，著單衣幘，向之揖，於此便住，不得前。甄停口餘日，方敢去。故見二人著幘、捉馬鞭隨至家。至家少日，而婦病遂亡。

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，船人以豬豕為禱，及祭，但豚肩而已。爾夕，倫等夢見一翁一姥，鬢首蒼素，皆著布衣，手持橈楫，怒之。明發，輒觸沙衝石，皆非人力所禁。更施厚饌，即獲流通。

桂陽人李經，與朱平帶戟逐焉。行百餘步，忽見一鬼，長丈餘，止之曰：「李經有命，豈可殺之？無為，必傷汝手。」平乘醉直往經家，鬼亦隨之。平既見經，方欲奮刃，忽屹然不動，如被執縛，果傷左手指焉。遂立庭間，至暮，乃醒而去。鬼曰：「我先語汝，云何不從？」言終而滅。

剡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喜好干戈。雙死後，章夢見之，躍刀戲其前，覺，甚不樂。明日，以符帖壁。章欲近行，已泛舟理楫，忽見雙來，攀留之云：「夫人相知，情貫千載。昨夜就卿戲，值眠，吾即去，今何故以符相厭？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，我畏符乎！」

吳中人姓顧，往田舍。晝行去舍口餘里，但聞西北隱隱。因舉首，見四五百人，皆赤衣，長二丈，倏忽而至，三重圍之。顧氣奄奄不通，輾轉不得。且至晡，圍不解，口不得語，心呼北斗。又食頃，鬼相謂曰：「彼正心在神，可捨去。」豁如霧除。顧歸舍，疲極臥。其夕，戶前一處，火甚盛而不然，鬼紛紜相就，或往或來，呼顧談，或入去其被，或上頭，而輕如鴻毛。開晨失。

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，從兄興伯少來見鬼，但辭論不能相屈。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，云「有殺鬼在東籬上。」道錫便笑問其處，牽興伯俱去，捉大刀，欲斲之。興伯在後喚云：「鬼擊汝！」道錫未及鬼處，便聞如有大仗聲，道錫因倒地，經宿乃醒，一月日都差。興伯復云：「廳事東頭桑樹上有鬼，形尚孺，長必害人。」康祖不信，問在樹高下，指處分明。經口餘日，是月晦夕，道錫逃暗中，以戟刺鬼所住便還，人無知者。明日，興伯早來，忽驚曰：「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？殆死，都不能復動，死亦當不久。」康祖大笑。

鄴縣故尉趙吉，常在田陌間。昔日有一蹇人死，埋在陌邊。後二口餘年，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外。遠方人行口餘步，忽作蹇，趙怪問其故，遠人笑曰：「前有一蹇鬼，故效以戲耳！」

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，死經一年，忽形見還家。經日命招親好敘平生，云天曹許以暫歸。言及將離語，便流涕問訊鄉里，備有情焉。敕兒曰：「吾去人間，便已一周。思睹桑梓。」命兒同觀鄉閭。行經鄧艾廟，令燒之。兒大驚曰：「艾生時為徵東將軍，沒而有靈，百姓祠以祈福，奈何焚之？」怒曰：「艾今在尚方摩鐵，口指垂掘，豈其有神？」因云：「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弊，桓溫為卒，同在地獄。此等並困劇理盡，安能為人損益？汝欲求多福者，正當恭順盡忠孝，無恚怒，便善流無極。」又令可錄指爪甲，死後可以贖罪。又使高作戶限，鬼來入人室，記人罪過，越限撥腳，則忘事矣。

廣陵劉青松晨起，見一人著公服，賚板云：「召為魯郡太守。」言訖便去。去後，亦不復見。至來日，復至曰：「君便應到職。」青松知必死，告妻子處分家事，沐浴。至晡，見車馬，吏侍左右。青松奄忽而絕。家人咸見其升車，南出，百餘步漸高而沒。

豫章太守賈雍有神術，出界討賊，為賊所殺，失頭，上馬回營，胸中語曰：「戰不利，為賊所傷，諸君視有頭佳乎？無頭佳乎？」吏涕泣曰：「有頭佳。」雍云：「不然，無頭亦佳。」言畢遂死。

呂順喪婦，更娶妻之從妹，因作三墓，構累垂就，輒無成。一日，順晝臥，見其婦來，就同衾，體冷如冰，順以死生之隔語使去。後婦又見其妹，怒曰：「天下男子獨何限，汝乃與我共一婿！作塚不成，我使然也。」俄而，夫婦俱燼。

衡陽太守王矩為廣州。矩至長沙，見一人長丈餘，著白布單衣，將奏在岸上呼矩奴子：「過我！」矩省奏，為杜靈之，入船共語，稱殺希聞。矩問：「君京兆人，何時發來？」答矩：「朝發。」矩怪問之，杜曰：「天上京兆，身是鬼，見使來詣君耳！」矩大懼。因求紙筆，曰：「君必不解天上書。」乃更作，折卷之，從矩求一小箱盛之，封付矩曰：「君今無開，比到廣州，可視耳。」矩到數月，悒悒，乃開視。書云：「今召王矩為左司命主簿。」矩意大惡，因疾卒。

馬仲叔、王志都併遼東人也，相知至厚。叔先亡，後年，忽形見，謂曰：「吾不幸早亡，心恆相念。念卿無婦，當為卿得婦。期至口一月二口日送詣卿家，但掃除設牀席待之。」至日，都密掃除施設。天忽大風，白日晝昏。向暮，風止。寢室中忽有紅帳自施，發視其中，牀上有一婦，花媚莊嚴，臥牀上，才能氣息。中表內外驚怖，無敢近者。唯都得往。須臾，便蘇起坐，都問：「卿是誰？」婦曰：「我河南人，父為清河太守，臨當見嫁，不知何由，忽然在此。」都具語其意。婦曰：「天應令我為君妻。」遂成夫婦。往詣其家，大喜，亦以為天相與也。遂與之生一男，後為南郡太守。

會稽賀思令善彈琴，嘗夜在月中坐，臨風撫奏。忽有一人，形器甚偉，著械，有慘色。至其中庭稱善，便與共語。自云是嵇中散，謂賀云：「卿下手極快，但於古法未合。」因授以《廣陵散》。賀因得之，於今不絕。

巨鹿有龐阿者，美容儀。同郡石氏有女，曾內睹阿，心悅之。未幾，阿見此女來詣阿，阿妻極妒，聞之，使婢縛之，送還石家，中路遂化為煙氣而滅。婢乃直詣石家，說此事。石氏之父大驚，曰：「我女都不出門，豈可毀謗如此？」阿婦自是常加意伺察之。居一夜，方值女在齋中，乃自拘執以詣石氏。石氏父見之，愕眙曰：「我適從內來，見女與母共作，何得在此？」即令婢俛於內喚女出，向所縛者，奄然滅焉。父疑有異，故遣其母詰之。女曰：「昔年龐阿來廳中，曾竊視之。自爾彷彿即夢詣阿，及入戶，即為妻所縛。」石曰：「天下遂有如此奇事！」夫精神所感，靈神為之冥著，滅者，蓋其魂神也。既而女誓心不嫁。經年，阿妻忽得邪病，醫藥無徵，阿乃授幣石氏女為妻。

會稽國司理朱宗之，常見亡人殯，去頭三尺許，有一青物，狀如覆甕。人或當其處則滅，人去隨復見，凡屍頭無不有此青物者。又云，人殯時，鬼無不暫還臨之。

新野庾謹母病，兄弟三人，悉在侍疾。忽聞牀前狗門，聲非常。舉家共視，了不見狗，只見一死人頭在地。猶有血，兩眼尚動。其家怖懼，夜持出，於後園中埋之。明旦視之，出在土上，兩眼猶爾。即又埋之，後旦已復出。乃以磚著頭，令埋之，不復

出。後數日，其母遂亡。

東陽丁謙出郭，於方山亭宿。亭渚有劉歛騎遭母喪，於京葬還。夜中，忽有一婦自通云：「劉郎患瘡，聞參軍能治，故來耳。」謙使前，姿形端媚，從婢數人。命僕具饌，酒酣，歎曰：「今夕之會，令人無復貞白之操。」丁云：「女郎盛德，豈顧老夫？」便令婢吹瑟彈之，歌曰：「久聞所重名，今遇方山亭。肌體雖朽老，故是悅人情。」放瑟上膝，抱頭又歌曰：「女形雖薄賤，願得忤作婿。繾綣觀良覲，千載結同契。」聲氣婉媚，令人絕倒。便令滅火，共展好情。比曉，忽不見。吏云：「此亭舊有妖魅。」

京兆董奇，庭前有大樹，陰映甚佳。後霖雨，奇獨在家鄉，有小吏言云：「承雲府君來。」乃見承雲，著通天冠，長八尺，自稱為方伯，「某第三子有雋才，方當與君周旋。」明日，覺樹下有異，每晡後無人，輒有一少年，就奇語戲，或命取飲食。如是半年，奇氣強壯，一門無疾。奇後適下墅，其僕客三人送護，言：「樹材可用，欲貨之，郎常不聽，今試共斬斷之。」奇遂許之。神亦自爾絕矣。

清河郡太守至，前後輒死。新太守到，如廁，有人長三尺，冠幘皂服，云：「府君某日死。」太守不應，意甚不樂，催使吏為作主人，外頗怪。其日中，如廁，復見前所見人，言：「府君今日中當死。」三言，亦不應。乃言：「府君當道而不道，鼠為死。」乃頓仆地，大如豚。郡內遂安。

此虞魏度祖婢，名皮納，有色，徐密樂之。鼠乃托為其形而就密宿。密心疑之，以手摩其四體，便覺縮小，因化為鼠而走。

晉陵民蔡興忽得狂疾，歌吟不恆。常空中與數人言笑。或云：「當再取誰女？」復一人云：「家已多。」後夜，忽聞餘人將物入里人劉餘之家。餘之拔刀出後戶，見一人黑色，大罵曰：「我湖長，來詣汝，而欲殺我？」即喚：「群伴何不助余邪？」餘之即奮刀亂砍，得一大鼉及狸。

江淮有婦人，為性多欲，存想不捨日夜。嘗醉，旦起，見屋後二少童，甚鮮潔，如宮小吏者。婦因欲抱持，忽成掃帚，取而焚之。

東魏徐，忘名，還作本郡，卒，墓在東安靈山。墓先為人所發，棺柩已毀。謝玄在彭城，將有齊郡司馬隆，弟進，及安東王箱，等。共取壞棺，分以作車。少時，三人悉見患，更相注連，凶禍不已。箱母靈語子孫云：「箱昔與司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為車，隆等死亡喪破，皆由此也。」

秦高平李羨家奴健，至石頭岡，忽見一人云：「婦與人通情，遂為所殺，欲報仇，豈能見助？」奴用其言，果見人來。鬼便捉頭，奴換與手，即時倒地，便死。鬼以千錢一匹青絞襖袍與奴，囑云：「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，君可自著，勿賣也。」

宋初，義興周超，為謝晦司馬在江陵。妻許氏在家，遙見屋裡月光一死人頭在地，血流甚多，大驚，怪即便失去。後超被法。

宋永初三年，吳郡張縫家，忽有一鬼，云：「汝分我食，當相祐助。」便與鬼食，舒席著地，以飯布席上，肉酒五饌。如是，鬼得便，不復犯暴人。後為作食，忽以刀斲其所食處，便聞數人哭，哭亦甚悲，云：「死何由得棺材？」又聞云：「主人家有梓船，奴甚愛惜，當取以為棺。」見擔船至，有斧鋸聲。治船既竟，聞呼喚「舉屍著棺中。」縫眼不見，唯聞處分，不聞下釘聲，便見船漸漸升空，入雲霄中。久久滅，從空中落，船破成百片。便聞如有百數人大笑，云：「汝那能殺我？我當為汝所困者邪？但知噁心，我憎汝狀，故破船壞耳。」縫便回意奉事此鬼。問吉凶及將來之計，語縫曰：「汝可以大鼉著壁角中，我當為覓物也。」日一倒，有錢及金銀銅鐵魚腥之屬。

宋高祖永初中，張春為武昌太守時，人有嫁女，未及升車，忽便失性。出外，毆擊人乘云：「已不樂嫁俗人。」巫云是邪魅，乃將女至江際，擊鼓，以術祝治療。春以為欺惑百姓，刻期須得妖魅。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，即以大釘釘頭。至日中，復見大龜從江來，伏前。更以赤朱書背作符，更遣去入江。至暮，有大白鼉從江中出，乍沉乍浮，向龜隨後催逼。鼉自分死，冒未先入幔與女辭訣。女慟哭云：「失其姻好。」自此漸差。或問巫曰：「魅者歸於何物？」巫云：「蛇是傳通，龜是媒人，鼉是其對。所獲三物，悉是魅。」春始知靈驗。

宋初，淮南郡有物髣髴髮。太守朱誕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多置竊以塗壁。夕有數蝙蝠，大如雞，集其上。不得去，殺之乃絕。屋簷下，已有數百人頭髣。

有貴人亡後，永興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，如平生。奉先問：「還有情色乎？」答云：「某日至其家問姦。後覺，問其婢，云：

「此日魘夢郎君來。」

徐羨之為王雄少傅主簿，夢父祚之謂曰：「汝從今已後，勿渡朱雀桁，當貴。」羨之後行半桁，憶先人夢，回馬，而以此除主簿。後果為宰相。

吳郡張茂度在益州時，忽有人道朝廷誅徐羨之、傅亮、謝晦三人，遂傳之紛紜。張推問道：「造言之主，何由言此？」答曰：「實無所承，恍惚不知言之耳！」張鞭之，傳者遂息。後乃驗。

景平元年，曲阿有一人病死，見父於天上。父謂曰：「汝算錄正餘八年，若此限竟，死便入罪謫中。吾比欲安處汝，職局無缺者，惟有雷公缺。當啟以補其職。」即奏按入內，便得充此任。令至遼東行雨，乘露車，中有水，東西灌灑。未至，於中路復被符至遼西。事畢還，見父，苦求還，云：「不樂處職。」父遣去，遂得蘇活。

元嘉初，散騎常侍劉俊家在丹陽郡。後嘗閑居，而天大驟雨。見門前三小兒，皆可六七歲，相牽狡獪，而並不沾濡。俊疑非人。俄見共爭一瓠壺子，俊引彈彈之，正中壺，霍然不見。俊得壺，因掛閣邊。明日，有一婦人入門，執壺而泣，俊問之，對曰：「此是小兒物，不知何由在此？」俊具語所以，婦持壺埋兒墓前。間一日，又見向小兒持來門側，舉之，笑語俊曰：「阿儂已復得壺矣。」言終而隱。

元嘉九年，徵北參軍明裔之有一從者，夜眠，大魘。裔之自往喚之，頃間不能應。又失其頭髣，三日乃寤，說云：「被三人捉足，一人髣之。忽夢見一道人，以丸藥與之，如桐子。令以水服之。」及寤，手中有藥，服之遂瘥。

元嘉九年，南陽樂遵嘗在內坐。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，甚急，半夜乃止，殊自驚懼。後數日，婦屋後還，忽舉體衣服總是血，未一月，而夫婦相繼病卒。

元嘉中，交州刺史太原王徽始拜，乘車出行。聞其前錚錚有聲，見一輛車當路，而餘人不見，至州遂亡。

元嘉中，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州。先於蜀中載一青牛，下常自乘，恆於目前養視。翰遭疾多日，牛亦不肯食。及亡，牛流涕滂沱。吉氏喪未還都，先遣驅牛向宅。牛不肯行。知其異，即待喪。喪既下船，便隨去。

吉米翰從弟名譽石，先作檀道濟參軍。嘗病，因見人著千衣，前來揖云：「特來將迎。」譽石厚為設求免，鬼曰：「感君延接，當為少停。」乃不復見。譽石漸差。後丁艱，還壽陽，復見鬼，曰：「迎使尋至，君便可束裝。」譽石曰：「君前已留懷，今復得見愍否？」鬼曰：「前召欲相使役，故停耳。今泰山屈君為主簿，又使隨至，不可辭也。」便見車馬傳教，油戟列於前。指示家人，家人莫見也。譽石介書呼親友告別，語笑之中，便奄然而盡。

趙泰，字文和，清河貝邱人。公府辟不就，精進典籍，鄉黨稱名。年三十五，宋太始五年七月三日夜半，忽心痛而死，心上微暖，身體屈伸。停屍三日，氣從咽喉如雷鳴，眼開，索水飲，飲訖便起。說初死時，有二人乘黃馬，從兵二人，但言捉將去。二人扶兩腋東行，不知幾里，便見大城如錫鐵崔嵬。從城西門入，見官府舍，有二重黑門，數椽瓦屋。男女當五六，主吏著皂單衫，將泰名在第三。須臾將入，府君西坐，斷勘姓名。復將南入黑門，一人絳衣，坐大屋下，以次呼名前，問生時所行事，有何罪故，行何功德，作何善行。言者各各不同。主者言：「許汝等辭。恆遣六部都錄使者，常在人間疏記人所作善惡，以相檢校。人

死有三惡道，殺生禱祠最重。奉佛持五戒□善，慈心佈施，生在福捨，安穩無為。」泰答：「一無所為，永不犯惡。」斷問都竟，使為水官監作吏，將千餘人，接沙著岸上。晝夜勤苦，啼泣悔言：「生時不作善，今墮在此處。」後轉水官都督，總知諸獄事。給馬，東到地獄按行。復到泥犁地獄，男子六千人，有火樹，縱廣五□餘步，高千丈，四邊皆有劍，樹上燃火，其下□□五五，墮火劍上，貫其身體。云：「此人咒咀罵詈，奪人財物，假傷良善。」泰見父母及一弟在此獄中涕泣。見二人齋文書來，敕獄吏，言：「有三人，其家事佛，為有寺中懸幡蓋，燒香，轉《法華經》，咒願救解生時罪過，出就福捨。」已見自然衣服，往詣一門，云「開光大舍」。有三重門，皆白壁赤柱。此三人即入門，見大殿珍寶耀日，堂前有二獅子並伏，負一金玉牀，云名「獅子之座」。見一大人，身可長丈餘，姿顏金色，頂有白光，坐此牀上。沙門立侍甚眾，四座名「真人菩薩」。見泰山府君來作禮，泰問吏：「何人？」吏曰：「此名佛，天上天下，度人之師。」便聞佛言：「今欲度此惡道中及諸地獄中人，皆令出。」應時雲有萬九千人，一時得出地獄。即時見呼□人，當上生天，有車馬迎之，升虛空而去。復見一城雲縱廣二百里，名為「受變形城」。云：「生來不聞道法，而地獄考治已畢者，當於此城更受變報。」入北門，見數千百土屋，中央有瓦屋，廣五□餘步，下有五百餘吏，對錄人名作善惡事狀，受所變身形之路，各從其所趨去：殺生者當作蜉蝣蟲，朝生夕死；若為人，常短命。偷盜者作豬羊，身屠，肉償人。淫逸者作鴟鵂蛇身。惡舌者作鴟鵂鴉鷂惡聲，人聞皆咒令死。抵債者為驢馬牛魚鱉之屬。大屋下有地房北向，一戶南向。呼從北戶，又出南戶者，皆變身形作鳥獸。又見一城，縱廣百里，其中瓦屋，安居快樂。云：「生時不作惡，亦不為善，當在鬼趣，千歲得出為人。」又見一城，廣有五千餘步，名為「地中」。罰謫者不堪苦痛。男女五六萬，皆裸形無服，飢困相扶。見泰，叩頭啼哭。泰按行畢還，主者問：「地獄如法否？卿無罪，故相洩為水官都督。不爾，與獄中人無異。」泰問：「人生何以為樂？」主者言：「唯奉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為樂耳。」又問：「未奉佛時，罪過山積，今奉佛法，其過得除否？」曰：「皆除。」主者又召都錄使者，問：「趙泰何故死？」來使開滕檢年紀之籍，云：「有算三□年，橫為惡鬼所取，今遣還家。」由是，大小發意奉佛，為祖、父母及弟懸幡蓋，誦《法華經》作福也。

蔡廓作豫章郡，水發。大兒始迎婦，在渚次。兒欲渡婦船，衣掛船頭，遂墮水，即沒。徐羨之作揚州，登敕兩岸，厚賞漁人及崑崙，共尋覓，至二更不得。婦哀泣之間，彷彿如夢聞婿告之曰：「吾今在卿船下。」以告婢，婢白之，令水工沒覓，果見坐在船下。初出水，顏色如平生。

宋永興縣吏鍾道，得重病初差，情慾倍常。先樂白鶴墟中女子，至是猶存想焉。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，即與燕好。是後數至。道曰：「吾甚欲雞舌香。」女曰：「何難。」乃掏香滿手以授道，道邀女同舍咀之。女曰：「我氣素芳，不假此。」女子出戶，狗忽見隨，咋殺之，乃是老獺。舌香即獺糞，頓覺臭穢。

近世有人，得一小給使，頻求還家，未遂。後日久，此吏在南窗下眠，此人見門中有一婦人，年五六□，肥大，行步艱難。吏眠失覆，婦人至牀邊取被以覆之，回復出門去。吏轉側衣落，婦人復如初。此人心怪。明問吏以何事求歸。吏云：「母病。」次問狀貌及年，皆如所見，唯云形瘦不同。又問：「母何患？」答云：「病腫。」而即與吏假，使出，便得家信，云母喪。追計所見之肥，乃是其腫狀也。

焦湖廟祝有柏枕，三□餘年，枕後一小坼孔。縣民湯林行賈，經廟祈福，祝曰：「君婚姻未？可就枕坼邊。」令林入坼內，見朱門、瓊宮、瑤台，勝於世見。趙太尉為林婚，育子六人，四男二女，選林秘書郎，俄遷黃門郎。林在枕中，永無思歸之懷，遂遭違忤之事。祝令林出外間，遂見向枕，謂枕內歷年載，而實俄忽之間矣。

宋時餘杭縣南有上湖，湖中央作塘。有一人乘馬看戲，將三四人至岑村，飲酒小醉，暮還。時炎熱，因下馬入水中，枕石眠。馬斷轡走歸，從人悉追馬，至暮不返。眠覺，日已向晡，不見人馬，見一婦來，年可□六七，云：「女郎再拜，日既向暮，此間大可畏，君作何計？」問：「女郎姓何？那得忽相聞？」復有一年少，年可□三四，甚了了，乘新車，車後二□人。至，呼上車云：「大人暫欲相見。」因回車而去。道中駱驛把火，尋見城郭邑居，至便入城。進廳事，上有信幡，題云「河泊」。俄見一人，年三□許，顏容如畫，侍衛繁多。相對欣然。敕行酒炙。云：「僕有小女，頗聰明，欲以給君箕帚。」此人知神，敬畏不敢拒逆。便敕備辦，令就郎中婚。承白已辦。送絲布單衣及紗袷、綢裙、紗衫、襪、履、屐，皆精好。又給□小吏，青衣數□人。婦年可□八九，姿宮婉媚，便成禮。三日後，大會客。拜閨，四日，云：「禮既有限，當發遣去。」婦以金甌、麝香囊與婿別，涕泣而分。又與錢□萬，藥方三卷，云：「可以施功佈德」復云：「□年當相迎。」此人歸家，遂不肯別婚，辭親出家作道人。所得三卷方者，一卷脈經，一卷湯方，一卷九方。周行救療，皆致神驗。後母老邁，兄喪，因還婚宦。

宋有一國，與羅刹相近。羅刹數入境，食人無度。王與羅刹約言：自今以後，國中人家，各專一日，當分送往，勿復枉殺。有奉佛家，唯有一子，始年□歲，次當充行。捨別之際，父母哀號，便至心念佛。以佛威神力，大鬼不得近。明日，見子尚在，歡喜同歸。於茲遂絕。國人嘉慶慕焉。

安侯世高者，安息國王子。與大長者子共出家，學道舍衛城中。值王不稱，大長者子輒恚，世高恆呵戒之。周旋二□八年，云當至廣州。值亂，有一人逢高，唾手拔刀曰：「真得汝矣！」高大笑曰：「我夙命負對，故遠來相償。」遂殺之。有一少年云：「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，受害無難色，將是神人乎？」眾皆駭笑。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，復為王子，名高。安侯年二□，復辭王學道。□數年，語同學云：「當詣會稽舉對。」過廬山，訪知識，遂過廣州。見年少尚在，徑投其家，與說昔事，大欣喜，便隨至會稽。過嵇山廟，呼神共語。廟神鱗形，身長數丈，淚出。世高向之語，鱗便去，世高亦還船。有一少年上船，長跪前受咒願，因遂不見。廣州客曰：「向少年即廟神，得離惡形矣。」云廟神即是宿長者子。後廟祝聞有臭氣，見大鱗死，廟從此神歇。前至會稽，入市門，值有相打者，誤中世高頭，即卒。廣州客遂事佛精進。

有新死鬼，形疲瘦頓。忽見生時友人，死及二□年，肥健，相問訊。曰：「卿那爾？」曰：「吾飢餓殆不自任，卿知諸方便，故當以法見教。」友鬼云：「此甚易耳。但為人作怪，人必大怖，當與卿食。」新鬼往入大墟東頭，有一家奉佛精進，屋西廂有磨，鬼就捱此磨，如人推法。此家主語子弟曰：「佛憐我家貧，令鬼推磨。」乃輦麥與之。至夕，磨數斛，疲頓乃去。遂罵友鬼：「卿那誑我？」又曰：「但復去，自當得也。」復從墟西頭入一家，家奉道，門傍有碓，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狀。此人言：「昨日鬼助某甲，今復來助吾，可輦穀與之。」又給婢簸篩，至夕，力疲甚，不與鬼食。鬼暮歸，大怒曰：「吾自與卿為婚姻，非他比，如何見欺？二日助人，不得一甌飲食。」友鬼曰：「卿自不偶耳！此二家奉佛事道，情自難動。今去可覓百姓家作怪，則無不得。」鬼復去，得一家，門首有竹竿，從門入。見有一群女子，窗前共食。至庭中，有一白狗，便抱令空中行，其家見之大驚，言自來未有此怪。占云：「有客索食，可殺狗並甘果酒飯，於庭中祀之，可得無他。」其家如師言，鬼果大得食。此後恆作怪，友鬼之教也。

東昌縣山有物，形如人，長四五尺，裸身被髮，髮長五六寸。常在高山巖石間住，啞啞作聲，而不成語，能嘯相呼。常隱於幽昧之間，不可恆見。有人伐木，宿於山中。至夜眠後，此物抱子從澗中發石取蝦蟹，就人火邊，燒炙以食兒。時人有未眠者，密相覺語，齊起共突擊。便走，而遺其子，聲如人啼也。此物使男女群共引石擊人，趣得然後止。

晉義熙中，零陵施子然，雖出自單門，而神情辨悟。家大作田。至作蝸牛廬於田側守視，恒宿在中。其夜，獨自未眠之頃，見一丈夫來，長短是中形人，身著黃練單衣，直造席，捧手與子然語。子然問其姓名，即答曰：「僕姓盧，名鈞，家在壇溪邊臨水。」復經半句中，其作人掘田墉邊溝蟻塚，忽見大坎，滿中螻蛄，將近門許。而有數頭極壯，一個彌大。子然至是始悟曰：「近日客稱盧鈞，反音則螻蛄也。家在壇溪，即西坎也。」悉灌以沸湯，自是遂絕。

吳興徐長夙與鮑南海神有神明之交，欲授以秘術，先謂徐「宜有納誓」。徐誓以不仕，於是受葦。常見八大神在側，能知來見

往，才識日異。縣鄉翕然有美談，欲用為縣主簿。徐心悅之，八神一朝不見其七，餘一人倨傲不如常。徐問其故，答云：「君違誓，不復相為。使身一人留衛葦耳！」徐仍還葦，遂退。

彭虎子少壯有膂力，常謂無鬼神。母死，俗巫戒之云：「某日殃殺當還，重有所殺，宜出避之。」合家細弱，悉出逃隱，虎子獨留不去。夜中，有人排門入，至東西屋覓人，不得，次入屋，向廬室中。虎子遠遽無計，牀頭先有一甕，便入其中，以板蓋頭。覺母在板上，有人問：「板下無人邪？」母云：「無。」相率而去。

晉昇平元年，任懷仁年三，為台書佐。鄉里有王祖復為令史，恆寵之。懷仁已五六矣，頗有異意。祖銜恨，至嘉興，殺懷仁，以棺殯埋於徐祚後田頭。祚夜宿息田上，忽見有塚，至朝中暮三時，食輒分以祭之，呼云：「田頭鬼，來就我食。」至暝眠時，亦云：「來伴我宿。」如此積時，後夜忽見形云：「我家明當除服作祭，祭甚豐厚，君明隨去。」祚云：「我是生人，不當相見。」鬼云：「我自隱君形。」祚便隨鬼去，計行食頃，便到其家。家大有客，鬼將祚上靈座，大食減。合家號泣，不能自勝，謂其兒還。見王祖來，便曰：「此是殺我人，猶畏之。」便走出，祚即形露。家中大驚，因問祚，因敘本末。遂隨祚迎喪，既去，鬼便斷絕。

臨淮朱綜遭母難，恆外處住。內有病，因前見，婦曰：「喪禮之重，不煩數還。」綜曰：「自荼毒以來，何時至內？」婦曰：「君來多矣。」綜知是魅，敕婦婢，候來便即閉戶執之。及來，登牀，往赴視。此物不得去，遽變老白雄雞。推問是家雞，殺之，遂絕。

漢武鑿昆明，極深，悉是灰墨，無復土。舉朝不解，以問東方朔。朔曰：「臣愚，不足以知之。可試問西域胡僧。」帝以朔不知，難以核問。後漢帝時，外國道人來，入洛陽，時有憶方朔言者，乃試問之，胡人云：「經云：『天地大劫將盡，則劫燒。』此燒之餘。」乃知朔言有旨。

蒲城李通，死來云：見沙門法祖為閻王講《首楞嚴經》。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。求祖懺悔，祖不肯赴。孤負聖人，死方思悔。

康阿得死三日，還蘇，說：初死時，兩人扶腋，有白馬吏驅之。不知行幾里，見北向黑暗門；南人，見東向黑門；西人，見南向黑門；北人，見有餘櫟間瓦屋。有人皂服籠冠，邊有三餘吏，皆言府君，西南復有四五吏。阿得便前拜府君。府君問：「何所奉事？」得曰：「家起佛圖塔寺，供養道人。」府君曰：「卿大福德。」問都錄使者：「此人命盡耶？」見持一卷書伏地案之，其字甚細，曰：「餘算三五年。」府君大怒曰：「小吏何敢頓奪人命？」便縛白馬吏著柱，處罰一百，血出流漫。問得：「欲歸不？」得曰：「爾。」府君曰：「今當送卿歸，欲便遣卿案行地獄。」即給馬一匹，及一從人。東北出，不知幾里，見一城，方數里，有滿城土屋。因見未事佛時亡伯、伯母、亡叔、叔母，皆著杻械，衣裳破壞，身體膿血。復前行，見一城，其中有臥鐵牀上者，燒牀正赤。凡見獄，各有楚毒。獄名「赤沙」、「黃沙」、「白沙」，如此「七沙」。有刀山劍樹，抱赤銅柱。於是便還。復見七八櫟間瓦屋，夾道種槐，云名「福舍」，諸佛弟子住中。福多者上生天，福少者住此舍。遙見大殿二餘櫟，有二男子、二婦人從殿上來下，是得事佛後亡伯、伯母、亡叔、叔母。須臾，有一道人來，問得：「識我不？」得曰：「不識。」曰：「汝何以不識我？我共汝作佛圖主。」於是遂而憶之，還至府君所，即遣前二人送歸，忽便蘇活也。

石長和死，四日蘇。說：初死時，東南行，見二人治道，恆去和五步，長和疾行，亦爾。道兩邊棘刺皆如鷹爪。見人大小群走棘中，如被驅逐，身體破壞，地有凝血。棘中人見長和獨行平道，歎息曰：「佛弟子獨樂，得行大道中。」前行，見七八櫟瓦屋，中有閣餘，櫟上有窗向。有人面辟方三尺，著皂袍，四縱掖，憑向坐，唯衣襟以上見。長和即向拜。人曰：「石賢者來也，一別二餘年。」和曰：「爾。」意中便若憶此時也。有馮翊牧孟承夫妻先死，閣上人曰：「賢者識承不？」長和曰：「識。」閣上人曰：「孟承生時不精進，今恆為我掃地。承妻精進，晏然與官家事。」舉手指西南一房，曰：「孟承妻今在中。妻即開窗向，見長和，問：『石賢者何時來？』遍問其家中兒女大小名字平安不，『還時過此，當因一封書』。斯須，見承閣西頭來，一手捉掃帚箕，一手捉把(上竹下拐)，亦問家消息。閣上人曰：『聞魚龍超修精進，為信爾不？何所修行？』長和曰：『不食魚肉，酒不經口，恆轉尊經，救諸疾痛。』閣上人曰：『所傳莫妄！』閣上問都錄主者：『石賢者命盡耶？枉奪其命耶？』主者報：『按錄餘四餘年。』閣上人敕主者：『(車賣)車一乘，兩辟車騎，兩吏送石賢者。』須臾，東向便有車騎人從如所差之數。長和拜辭，上車而歸。前所行道邊，所在有亭傳、吏民、牀坐飲食之具。倏然歸家，前見父母坐其屍邊。見屍大如牛，聞屍臭。不欲入其中，繞屍三匝，長和歎息，當屍頭前。見其亡姊於後推之，便踣屍面上，因即蘇。